

資治通鑑

冊
李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九十五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
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
二百戶食實封玖伯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唐紀十一

起疆圍作噩五月盡上章困敦凡三年有奇始丁酉終庚子

太宗文武大聖大廣孝皇帝中之上

貞觀十一年

觀古玩翻

五月壬申魏徵上疏以為陛下欲

善之志不及於昔時聞過必改少虧於曩日

上時掌翻少詩沼翻

譴罰積多威怒微厲乃知貴不期驕富不期侈非虛

言也

書周官曰位不期驕祿不期侈孔安國注曰貴不與驕期而驕自至富不與侈期而侈自至魏徵引之

且以隋

之府庫倉廩戶口甲兵之盛考之今日安得擬倫然

隋以富彊動之而危我以寡弱靜之而安安危之理

皎然在目昔隋之未亂也自謂必無亂其未亡也自

謂必無亡故賦役無窮征伐不息以至禍將及身而

尚未之寤也夫鑿形莫如止水鑿敗莫如亡國扶夫音

伏願取鑒於隋去奢從約親忠遠佞去羌呂翻以當今遠于願翻

之無事行疇昔之恭儉則盡善盡美固無得而稱焉

夫取之實難守之甚易陛下能得其所難豈不能保

其所易乎去羌呂翻遠于願翻易以破翻六月右僕射虞恭公温彥

博薨射寅謝翻諡法尊賢敬讓曰恭執事堅固曰恭執禮御賓曰恭彥博久掌機務知無不

為上謂侍臣曰彥博以憂國之故精神耗竭我見其

不逮已二年矣恨不縱其安逸竟天天年天於紹翻丁

巳上幸明德宮顯慶二年改明德宮監為東都苑南面監己未詔荊州都督

荆王元景等二十一王所任刺史咸令子孫世襲力令

丁戊辰又以功臣長孫無忌等十四人爲刺史長知兩翻

亦令世襲非有大故無得黜免己巳徙許王元祥

爲江王 秋七月癸未大雨穀洛溢入洛陽宮按唐六典

洛陽都城隋大業二年詔楊素宇文愷移故都創造南直伊闕之口北倚邙山之塞東出灑水之東西踰澗水之西洛水貫都有河漢之

象焉東去故都十八里都城西連禁苑穀洛二水會于禁苑之間至玄宗開元二十四年以穀洛二水或泛溢疲費人功遂出內庫和雇

修三陂以禦之一曰積翠二曰月陂壞官寺民居壞音怪溺死者

六千餘人溺奴狄翻魏徵上疏以爲文子曰同言而信

信在言前同令而行誠在令外漢書藝文志曰文子老子弟子與孔子並時上時掌

翻自王道休明十有餘年然而德化未洽者由待下

之情未盡誠信故也今立政致治必委之君子治直吏翻

事有得失或訪之小人其待君子也敬而疎遇小人

也輕而狎狎則言無不盡疎則情不上通夫中智之

人豈無小慧夫音扶然才非經國慮不及遠雖竭力盡

誠猶未免有敗況內懷姦宄其禍豈不深乎究音軌夫

雖君子不能無小過苟不害於正道斯可略矣既謂

之君子而復疑其不信復扶又翻何異立直木而疑其影

之曲乎陛下誠能慎選君子以禮信用之何憂不治

治直吏翻不然危亡之期未可保也上賜手詔褒美曰昔

晉武帝平吳之後志意驕怠何曾位極台司不能直

諫乃私語子孫自矜明智事見八十七卷晉懷帝永嘉三年語牛倨翻此不忠

之大者也得公之諫朕知過矣當置之几案以比弦

韋用董安于西門豹事乙未車駕還洛陽自明德宮還洛陽宮還從宣翻又音如字詔洛

陽宮為水所毀者少加修繕纔令可居少詩沼翻下同令九丁翻自

外眾材給城中壞廬舍者令百官各上封事極言朕

過上時掌翻壬寅廢明德宮及飛山宮之立圃院給遭水

者八月甲子上謂侍臣曰上封事者皆言朕遊獵

太頻今天下無事武備不可忘朕時與左右獵於後苑無一事煩民夫亦何傷

扶夫音

魏徵曰先王惟恐不

聞其過陛下既使之上封事止得恣其陳述苟其言

可取固有盆於國若其無取亦無所損上曰公言是

也皆勞而遣之

勞力到翻

侍御史馬周上疏

上時掌翻

以爲三

代及漢歷年多者八百少者不減四百良以恩結人

心人不能忘故也自是以降多者六十年少者纔二

十餘年皆無恩於人本根不固故也陛下當隆禹湯

文武之業爲子孫立萬代之基豈得但持當年而已

今之戶口不及隋之什一而給役者兄去弟還道路

相繼陛下雖加恩詔使之裁損然營繕不休民安得

息故有司徒行文書曾無事實昔漢之文景恭儉養

民武帝承其豐富之資故能窮奢極欲而不至於亂

彘使高祖之後即傳武帝漢室安得久存乎斯確論也又

京師及四方所造乘輿器用及諸王妃主服飾議者

皆不以爲儉乘繩證翻夫味爽不顯後世猶怠左傳晉叔向引

言杜預注曰味日早起也不大也言陛下少居民間知民疾夙興以務大顯後世猶懈怠夫音扶

苦尚復如此況皇太子生長深宮不更外事少詩照翻復扶又翻

長竹兩翻更工衡翻萬歲之後固聖慮所當憂也臣觀自古以來

百姓愁怨聚爲盜賊其國未有不亡者人主雖欲追

改不能復全復扶又翻下不復同又音如字故當脩於可脩之時不可

悔之於已失之後也蓋幽厲嘗笑桀紂矣煬帝亦笑

周齊矣不可使後之笑今如今之笑煬帝也貞觀之

初天下饑歉觀古玩翻歉苦葷翻穀梁傳曰一穀不升曰歉升米直匹絹而百姓

不怨者知陛下憂念不忘故也今比年豐穰比毗至翻匹

絹得粟十餘斛而百姓怨咨者知陛下不復念之多

營不急之務故也又翻扶自古以來國之興亡不以畜

積多少在於百姓苦樂少詩沼翻且以近事驗之隋貯

洛口倉而李密因之貯丁呂翻東都積布帛而世充資之

西京府庫亦為國家之用至今未盡夫畜積固不可

無要當人有餘力然後收之不可強斂以資寇敵也

夫音扶強其兩翻斂力贍翻夫儉以息人陛下已於貞觀之初親所

履行在於今日為之固不難也陛下必欲為久長之

謀不必遠求上古但如貞觀之初則天下幸甚觀古玩翻

陛下寵遇諸王頗有過厚者時魏王泰有寵於帝故周言及之萬代之

後不可不深思也且魏武帝愛陳思王及文帝即世

囚禁諸王但無縲綈耳事見漢獻帝紀及魏文帝紀縲力追翻綈息列翻朱元晦曰縲黑索也綈

學也古者獄以黑索拘學罪人然則武帝愛之適所以苦之也又百姓

所以治安治直吏翻唯在刺史縣令苟選用得人則陛下

可以端拱無為今朝廷唯重內官而輕州縣之選刺

史多用武人或京官不稱職始補外任朝直遙翻稱尺證翻邊遠

之處用人更輕所以百姓未安殆由於此疏奏上稱

善久之謂侍臣曰刺史朕當自選縣令宜詔京官已

上各舉一人 冬十月癸丑詔勳戚亡者皆陪葬山

陵唐制凡功臣密戚請陪陵葬者聽之以文武分為左右而列若宮人陪葬則陵戶為之成墳唐會要載昭陵陪葬者宮嬪公主主嫗

勳貴及祖父陪陵而子孫從葬者及四夷君 上獵於洛陽苑

唐六典洛陽苑在都城之西北距北邙西至孝水南帶洛水支渠穀洛二水會於其間東面十七里南面二十九里西面五十里北面二

十里周迴一百二十六里有羣豕突出林中上引弓四發殪四豕有

豕突前及馬鐙殪壹計翻鐙都鄧翻鞍鐙民部尚書唐儉投馬搏之

上拔劍斬豕顧笑曰天策長史不見上將擊賊邪武德

中帝開天策上將府以唐儉為長史長知兩翻將即亮翻邪音耶何懼之甚對曰漢高祖以

馬上得之不以馬上治之漢陸賈諫高祖之言治直之翻陛下以神武

定四方豈復逞雄心於一獸上悅為之罷獵復扶又翻為于偽翻

尋加光祿大夫安州都督吳王恪數出畋獵數所角翻

頗損居人侍御史柳範奏彈之丁丑恪坐免官削戶

三百上曰長史權萬紀事吾兒不能匡正罪當死柳

範曰房玄齡事陛下猶不能止畋獵豈得獨罪萬紀

上大怒拂衣而入久之獨引範謂曰何面折我折之舌翻

對曰陛下仁明臣不敢不盡愚直古語有之君仁則臣直又曰君明則臣直故柳

然範云 上悅 十一月辛卯上幸懷州丙午還洛陽宮

故荊州都督武士彠女年十四上聞其美召入後

宮為才人為武氏亂唐張本彠一號翻考異曰舊則天本紀崩時年八十三唐厯焦璐唐朝年代記統紀馬總唐年小

十二年春正月乙未禮部尚書王珪奏三品已上遇

親王於路皆降乘非禮乘繩證翻上曰卿輩苟自崇貴輕

資治通鑑 一百九十五 唐紀 太宗文武皇帝 五 中華書局聚

我諸子特進魏徵曰諸王位次三公今三品皆九卿

八座為王降乘誠非所宜當偽翻上曰人生壽夭難

期萬一太子不幸安知諸王它日不為公輩之主何

得輕之時太子承乾有足疾魏王泰有寵太宗此言固有以泰代承乾之心矣天於紹翻對曰自周以

來皆子孫相繼不立兄弟所以絕庶孽之窺窬塞禍

亂之源本孽魚列翻塞悉則翻此為國者所深戒也上乃從珪奏

吏部尚書高士廉黃門侍郎韋挺禮部侍郎令狐

德棻中書侍郎岑文本撰氏族志成上之令音鈴棻符分翻撰士免

翻上時先是山東人士崔盧李鄭諸族好自矜地望先

薦翻好雖累葉陵夷苟他族欲與為昏姻白虎通曰昏者

呼到翻必多責財幣或捨其鄉里而妄昏時行禮故曰

稱名族或兄弟齊列而更以妻族相陵上惡之惡烏

命士廉等徧責天下譜牒質諸史籍考其真偽辯其路翻

昭穆

譜博古翻讓達協翻昭時招翻

第其甲乙褒進忠賢貶退姦逆分

為九等士廉等以黃門侍郎崔民幹為第一上曰漢

高祖與蕭曹樊灌皆起閭閻布衣卿輩至今推仰以

為英賢豈在世祿乎高氏偏據山東梁陳僻在江南

雖有人物蓋何足言況其子孫才行衰薄行下孟翻下德行同官

爵陵替而猶印然以門地自負販鬻松檟依託富貴

棄廉忘恥不知世人何為貴之今三品以上或以德

行或以勳勞或以文學致位貴顯行下孟翻彼衰世舊門

誠何足慕而求與為昏雖多輸金帛猶為彼所偃蹇

我不知其解何也解猶說也今欲釐正訛謬捨名取實而

卿曹猶以崔民幹為第一是輕我官爵而徇流俗之

情也乃更命刊定專以今朝品秩為高下更工衡翻朝直遙翻於

是以皇族為首外戚次之降崔民幹為第三九等之女皇族為上

之上外戚為上之中 凡二百九十三姓千六百五十一家

頒於天下 二月乙卯車駕西還 自洛陽西還長安還從宜翻又音如字 癸

亥幸河北觀砥柱 自西還便道幸河北縣河北縣漢晉屬河東郡後魏置河北郡隋廢郡復為縣屬蒲州縣

南河中有砥柱山貞觀元年以河北縣度屬 甲子巫州獠反

貞觀元年分辰州之龍標縣置巫州獠魯皓翻 夔州都督齊善行敗之 敗補邁翻 俘男

女三千餘口 乙丑上祀禹廟丁卯至柳谷觀鹽池

禹都安邑後人立廟於其地安邑有鹽池則柳谷亦當在安邑 庚午至蒲州刺史趙元楷課

父老服黃紗單衣迎車駕盛飾廨舍樓觀 廨古隘翻觀古玩翻 又

飼羊百餘頭魚數百頭以饋貴戚 飼祥吏翻 上數之曰朕

巡省河洛 數所具翻又所主翻省悉景翻 凡有所須皆資庫物卿所為

乃亡隋之弊俗也甲戌幸長春宮 戊寅詔曰隋故

鷹擊郎將堯君素雖桀犬吠堯有乖倒戈之志而疾

風勁草實表歲寒之心可贈蒲州刺史仍訪其子孫

以聞

將即亮翻亮君素事始一百八十四卷隋恭帝義寧元年終一百八十六卷高祖武德二年漢鄒陽曰桀之犬可使吠堯武王

伐紂前徒倒戈攻其後以北吠扶廢翻

閏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丁未車

駕至京師

三月辛亥著作佐郎鄧世隆表請集上

文章上曰朕之辭令有益於民者史皆書之足為不

朽若為無益集之何用梁武帝父子陳後主隋煬帝

皆有文集行於世何救於亡為人主患無德政文章

何為遂不許 丙子以皇孫生宴五品以上於東宮

上曰貞觀之前從朕經營天下立齡之功也貞觀以

來繩愆糾繆魏徵之功也

觀古玩翻

皆賜之佩刀上謂徵

曰朕政事何如往年對曰威德所加比貞觀之初則

遠矣人悅服則不逮也上曰遠方畏威慕德故來服

若其不逮何以致之對曰陛下往以未治為憂故德

義日新今以既治為安故不逮

治直吏翻

上曰今所為猶

往年也何以異對曰陛下貞觀之初恐人不諫常導

之使言中間悅而從之今則不然雖勉從之猶有難

色所以異也上曰其事可聞歟對曰陛下昔欲殺元

律師孫伏伽以為法不當死陛下賜以蘭陵公主園

直百萬或云賞太厚蘭陵公主上女也下嫁竇懷慈上以其園賞孫伏伽陛下云朕

即位以來未有諫者故賞之此導之使言也司戶柳

雄妄訴隋資隋資隋朝所授官資也陛下欲誅之納戴胄之諫而

止是悅而從之也近皇甫德參上書諫修洛陽宮陛

下恚之雖以臣言而罷勉從之也皇甫德參事見上卷八年上時掌翻恚於避翻

上曰非公不能及此人苦不自知耳 夏五月壬申

弘文館學士永興文懿公虞世南卒唐六典弘文館學士無員數後漢有東觀

魏有崇文館宋元嘉有玄史兩館宋泰始至齊永明有總文館梁有士林館北齊有文林館後周有崇文館或典校理或司撰著或兼訓

生徒若今弘文館之任也武德初置修文館武德末改為弘文館永興縣屬鄂州蓋法温柔賢善曰懿卒于恤翻 上哭之

慟世南外和柔而內忠直上嘗稱世南有五絕一德

行行下孟翻二忠直三博學四文辭五書翰 秋七月癸

酉以吏部尚書高士廉為右僕射 乙亥吐蕃寇弘

州弘恐當作松吐從噉入聲八月霸州山獠反按天寶元年招附生羌置靜戎郡乾元元年方

置霸州又松州都督府所管党項羈縻縻州有霸州然當以其酋豪為刺史而此霸州又是儀鳳二年松州加督三十八州之數獠魯皓翻

燒殺刺史向邵陵及吏民百餘家 初上遣使者馮

德遐撫慰吐蕃吐從噉入聲吐蕃聞突厥吐谷渾皆尚公

主厥九勿翻谷音浴遣使隨德遐入朝使疏吏翻朝直遙翻多齎金寶奉表

求婚上未之許使者還言於贊普棄宗弄讚曰臣初

至唐唐待我甚厚許尚公主會吐谷渾王入朝相離

間間古莫翻唐禮遂衰亦不許昏弄讚遂發兵擊吐谷渾

吐谷渾不能支遁於青海之北民畜多為吐蕃所掠

吐蕃進破党項白蘭諸羌帥眾二十餘萬屯松州西

境党底朗翻遣使貢金帛云來迎公主尋進攻松州敗

都督韓威敗禠邁翻羌酋闡州刺史別叢臥施諾州刺

史把利步利並以州叛歸之貞觀五年以党項降羌置羈縻

府無閬州連兵不息其大臣諫不聽而自縊者凡八輩

曾慈由翻壬寅以吏部尚書侯君集為當彌道行軍大

總管甲辰以右領軍大將軍執失思力為白蘭道左

武衛將軍牛進達為闊水道左領軍將軍劉簡為洮

河道行軍總管督步騎五萬擊之洮土刀翻吐蕃攻城

十餘日進達為先鋒九月辛亥掩其不備敗吐蕃於

松州城下宋白曰松州之地漢魏諸羌居之及晉內附以其地屬

縣後周置龍涸防唐置松州斬首千餘級弄讚懼引兵退

遣使謝罪因復請婚使疏吏翻上許之甲寅上問侍

臣創業與守成孰難房立齡曰草昧之初易曰天造草

造物之始始於冥昧故曰草昧也廣雅草造也董云草昧微物與羣雄並起角力而後臣之

創業難矣魏徵曰自古帝王莫不得之於艱難失之

於安逸守成難矣上曰玄齡與吾共取天下出百死

得一生故知創業之難徵與吾共安天下常恐驕奢

生於富貴禍亂生於所忽故知守成之難然創業之

難既已往矣守成之難方當與諸公慎之玄齡等拜

曰陛下及此言四海之福也初突厥頡利既亡北

方空虚厥九勿翻頡奚頡翻薛延陀真珠可汗帥其部落建庭於

都尉犍山北獨邏水南按薛延陀建庭之地在鬱督軍山東南距京師纔三千里而贏新書曰烏

德犍山左右崑崙河獨邏河皆屈曲東北流崑崙在南獨邏在北過回紇牙帳東北五百里而合流可從刊入聲汗音寒帥讀曰率犍居

言翻邏郎佐翻勝兵二十萬勝音升立其二子拔酌頡利苾主南

北部苾毗必翻上以其疆盛恐後難制癸亥拜其二子皆

為小可汗各賜鼓纛纛徒到翻外示優崇實分其勢冬

十月乙亥巴州獠反

後漢於宕渠北界置漢昌縣後魏於縣置大谷郡又於郡北置巴州隋改為清化郡

唐復為巴州獠魯皓翻下同

己卯敗于始平

曹魏置始平縣屬扶風晉分立始平郡後魏復為縣屬扶

風隋屬京北九域志在府西八十里

乙未還京師

鈞州獠反遣桂州都

督張寶德討平之

十一月丁未初置左右屯營飛

騎於玄武門以諸將軍領之又簡飛騎才力驍健善

騎射者號百騎衣五色袍乘駿馬以虎皮為鞵

奇騎奇鞵奇翻

驍堅亮翻衣於既翻鞵則前翻

凡遊幸則從焉

己巳明州獠反

吳置越裳縣屬

九德郡以古越裳之地也隋屬驩州日南郡武德五年以越裳地置明州

遣交州都督李道彥討

平之 十二月辛巳左武侯將軍上官懷仁擊反獠

於壁州

後漢和帝分宕渠之東置宜漢縣梁分宜漢置始寧縣元魏分始寧縣置諾水縣武德八年分巴州之始寧縣置壁

州始寧郡

大破之虜男女萬餘口

是歲以給事中馬周

為中書舍人周有機辯中書侍郎岑文本常稱馬君

論事援引事類揚權古今

毛晃曰揚權大舉又倚也舉而引之也惟訖岳翻

舉要

刪煩會文切理一字不可增亦不可減聽之靡靡令人忘倦

霍王元軌好讀書恭謹自守舉措不妄為

徐州刺史與處士劉立平為布衣交

好呼到翻處昌呂翻

平王所長立平曰無長問者怪之立平曰夫人有所

短乃見所長

扶夫音

至於霍王無所短吾何以稱其長哉

初西突厥唃利失可汗分其國為十部每部有

酋長一人

酋慈由翻長知兩翻可從刊入聲汗音寒

仍各賜一箭謂之十箭又

分左右廂左廂號五咄陸置五大啜居碎葉以東右

廂號五弩失畢置五大俟斤居碎葉以西通謂之十

姓

咄陸五啜號處木昆律啜胡祿屋闕啜攝舍提敦啜突騎施賀羅施啜鼠尼施處半啜弩失畢五俟斤號阿悉結闕俟斤哥舒闕俟斤拔寒幹啜沙鉢俟斤阿悉結泥孰俟斤阿舒虛半俟斤碎葉城在焉者碎葉川出安西西北千里至碎葉杜佑曰碎葉川長千餘里東頭有熱海西頭有恒羅斯城咄當沒翻啜陟劣翻康曰俟渠之切

吐屯所襲唃利失兵敗與其弟步利設走保焉者

新書

曰焉耆國直京師西七千里而羸橫六百里縱四百
里其國東高昌西龜茲南尉黎北烏孫漢舊國也 統吐屯等

將立欲谷設為大可汗會統吐屯為人所殺欲谷設

兵亦敗唃利失復得故地復扶又翻 又音如字至是西部竟立欲

谷設為乙毗咄陸可汗乙毗咄陸既立與唃利失大

戰殺傷甚衆因中分其地自伊列水以西屬乙咄陸

以東屬唃利失伊列水亦名伊麗水注詳見後處月處密與高昌共

攻拔焉耆五城掠男女一千五百人焚其廬舍而去

為伐高昌張本

十三年春正月乙巳車駕謁獻陵唐謁陵之制設行宮距陵十里設坐於齋室設

小次於陵所道西南大次於寢西南侍臣次於大次西南陪位者次又於西南皆東向文官於北武官於南朝集使又於其南皆相地之

宜皇帝至行宮即齋室陵令以玉冊進署設御位於陵東南隅西向有岡麓之闕則隨地之宜又設位於寢宮之殿東陛之東南西向尊

站陳於堂戶東南百官行從宗室客使位神道左右寢宮則分方序立大次前其日未明五刻陳黃麾仗於陵寢三刻行事官及宗室親

五等諸親三等以上及客使之當陪者就位皇帝素服乘馬華蓋繖扇侍臣騎從詣小次出次至位再拜又再拜在位者皆再拜又再拜

少選太常卿請辭皇帝再拜又再拜奉禮曰奉辭在位者再拜皇帝
還小次乘馬詣大次仗衛列立以俟行百官宗室諸親客使序立次
前皇帝步至寢宮南門仗衛止乃入由東序進殿陞東南位再拜升
自東階北向再拜又再拜入省服玩技拭帳簣進太牢之饌加珍羞
皇帝出尊所酌酒入三奠爵北向立太祝二人持玉冊立於戶外東
向跪讀皇帝再拜又再拜乃出戶當前北向立太常卿請辭皇帝再
拜出東門還大次宿行宮 丁未還宮 戊午加左僕射房玄齡太子

少師玄齡自以居端揆十五年 左僕射尚書省長官故曰端揆按武德九年房玄

齡為中書令貞觀二年為左僕射至是財十一年未及十五年也少始照翻 男遺愛尚上女高陽

公主女為韓王妃 韓王元嘉高祖之子 深畏滿盈上表請解機務

上時 上不許玄齡固請不已詔斷表乃就職 斷音短丁管翻今之

讓官者奉表三讓不許勅斷來章則閭門不復受其表即唐制之斷表也 太子欲拜玄齡設儀衛

待之玄齡不敢謁見而歸時人美其有讓玄齡以度

支繫天下利害嘗有闕求其人未得乃自領之 唐制度支

郎中掌天下租賦物產豐約之宜水陸道塗之利歲計所出而支調之以近及遠與中書門下議定乃奏國之大計所關也玄齡審官求

賢未得其人故自領之唐中世以後宰相多判度支蓋功於此度徒洛翻 禮部尚書永寧懿公

王珪薨

永寧縣屬洛州

珪性寬裕自奉養甚薄於令三品已

上皆立家廟

唐制三品已上得立廟祭三代

珪通貴已久獨祭於寢為

法司所劾

劾戶檄翻又戶得翻

上不問命有司為之立廟以愧之

司為于偽翻下上為同

二月庚辰以光祿大夫尉遲敬德為鄜

州都督

尉紆勿翻鄜芳無翻

上嘗謂敬德曰人或言卿反何也對

曰臣反是實臣從陛下征伐四方身經百戰今之存

者皆鋒鏑之餘也天下已定乃更疑臣反乎因解衣

投地出其癩瘻

癩薄官翻瘻音夷

上為之流涕曰卿復服朕不

疑卿故語卿何更恨邪上又嘗謂敬德曰朕欲以女

妻卿何如

邪音耶語牛倨翻妻七細翻

敬德叩頭謝曰臣妻雖鄙陋

相與共貧賤久矣臣雖不學聞古人富不易妻此臣

非所願也上乃止 戊戌尚書奏近世掖庭之選

掖音

亦或微賤之族禮訓蔑聞

謂由侍兒及歌舞得進者

或刑戮之家憂

怨所積謂緣坐沒入掖庭者請自今後宮及東宮內職有闕皆選

良家有才行者充孟行下翻以禮聘納其沒官口及素微

賤之人皆不得補用上從之上既詔宗室羣臣襲

封刺史左庶子于志寧以為古今事殊恐非久安之

道上疏爭之上時掌翻下同侍御史馬周亦上疏以為堯舜

之父猶有朱均之子朱均謂丹朱商均也儻有孩童嗣職萬一驕

愚兆庶被其殃而國家受其敗孩何開翻被皮義翻正欲絕之也

則子文之治猶在左傳楚鬬椒作亂莊王滅若敖氏既而思子文之治楚國也曰子文無後何以勸善使其

孫箴尹克黃復其所治直史翻正欲留之也而欒黶之惡已彰左傳秦伯問於士鞅

曰晉大夫其誰先亡對曰其欒氏乎欒黶汰虐已甚猶可以免其在

棠况其子乎欒黶死盈之善未及民武子盈乎秦伯曰何故對曰武子之德在民如周人之思召公焉愛其甘

百姓見賢遍翻則寧使割恩於已亡之一臣明矣然則向

所謂愛之者乃適所以傷之也臣謂宜賦以茅土疇

其戶邑必有材行隨器授官

行下孟翻

使其人得奉大恩

而子孫終其福祿會司空趙州刺史長孫無忌等皆

不願之國上表固讓

長知兩翻

稱承恩以來形影相弔若

履春冰

春來冰薄履之則有陷溺之懼

宗族憂虞如寘湯火緬惟三代

封建蓋由力不能制因而利之禮樂節文多非己出

兩漢罷侯置守蠲除曩弊深協事宜

守式又翻

今因臣等

復有變更

復扶又翻更工衡翻

恐紊聖朝綱紀

紊音問朝直遙翻

且後世愚

幼不肖之嗣或抵冒邦憲自取誅夷

冒莫北翻

更因延世

之賞致成剿絕之禍良可哀愍

剿子小翻

願停渙汗之旨

賜其性命之恩無忌又因子婦長樂公主固請於上

主嫁無忌子冲樂音洛

且言臣披荆棘事陛下今海內寧一柰何

棄之外州與遷徙何異上曰割地以封功臣古今通

義意欲公之後嗣輔朕子孫共傳永久而公等乃復

發言怨望朕豈強公等以茅土邪復扶又翻強其庚子

詔停世封刺史 高昌王麴文泰多遏絕西域朝貢

朝直遙伊吾先臣西突厥既而內屬事見一百九十三文

泰與西突厥共擊之上下書切責下退徵其大臣阿

史那矩欲與議事文泰不遣遣其長史麴雍來謝罪

長知兩翻 頡利之亡也見一百九十中國人在突厥者或奔

高昌詔文泰歸之文泰蔽匿不遣又與西突厥共擊

破焉耆焉耆訴之掠焉耆見上卷上遣虞部郎中李道

裕往問狀虞部郎掌京城街巷種植山澤苑囿且謂其使者

曰高昌數年以來朝貢脫略無藩臣禮所置官號皆

準天朝築城掘溝預備攻討我使者至彼文泰語之

云鷹飛于天雉伏于蒿貓遊于堂鼠噉于穴使疏吏

居翻噉各得其所豈不能自生邪又遣使謂薛延陀曰

資治通鑑 一百九十五 唐紀 太宗文武皇帝 十三 中華書局聚

既為可汗則與天子匹敵何為拜其使者事人無禮

又間鄰國為惡

使疏吏翻下同間古覓翻

不誅善何以勸明年當發

兵擊汝三月薛延陁可汗遣使上言奴受恩思報請

發所部為軍導以擊高昌

可從刊入聲汗音寒上時掌翻

上遣民部尚

書唐儉右領軍大將軍執失思力齋繒帛賜薛延陁

與謀進取

繒慈陵翻

夏四月戊寅上幸九成宮初突厥

突利可汗之弟結社率從突利入朝

厥九勿翻可從刊入聲汗音寒朝直遙翻

歷位中郎將

將即亮翻

居家無賴怨突利斥之乃誣告其

謀反上由是薄之久不進秩結社率陰結故部落得

四十餘人謀因晉王治四鼓出宮開門辟仗

辟毗亦翻馳

入宮門直指御帳可有大功甲申擁突利之子賀羅

鶻夜伏於宮外

羅郎佐翻鶻戶骨翻

會大風晉王未出結社率恐

曉遂犯行宮踰四重幕弓矢亂發衛士死者數十人

折衝孫武開等帥眾奮擊重直龍翻折之舌翻折衝折衝都尉也帥讀曰率久之

乃退馳入御廐盜馬二十餘匹北走度渭欲奔其部

落追獲斬之原賀邏鶻投于嶺表 庚寅遣武侯將

軍上官懷仁擊巴壁洋集四州反獠平之洋音祥獠魯皓翻虜

男女六千餘口 五月旱甲寅詔五品以上上封事

上封時掌翻下同魏徵上疏以為陛下志業比貞觀之初漸不

克終者凡十條觀古玩翻其間一條以為頃年以來輕用

民力乃云百姓無事則驕逸勞役則易使易以鼓翻自古

未有因百姓逸而敗勞而安者也此恐非興邦之至

言上深加獎歎云已列諸屏障朝夕瞻仰并錄付史

官仍賜徵黃金十斤廐馬二匹 六月渝州人侯弘

仁自牂柯開道經西趙出邕州以通交桂東謝蠻西接牂柯蠻南接

西趙蠻牂柯之別帥曰羅殿今廣西買馬路自桂州至邕州橫山寨二十餘程自橫山至祀國二十一程又至羅殿十程此即侯弘仁

所通者也邕州漢鬱林郡領方縣地晉分鬱林置晉興郡隋廢晉興為宣化縣屬鬱林郡唐武德四年置南晉州貞觀六年改邕州朗寧

郡祥柯音臧哥

蠻俚降者二萬八千餘戶

俚音里降戶江翻

丙申立

皇弟元嬰為滕王

自結社率之反言事者多云突

厥留河南不便

河南謂北河之南漢衛青擊匈奴所收河南地是也厥九勿翻

秋七月庚戌

詔右武侯大將軍化州都督懷化郡王李思摩為乙

彌泥孰俟利苾可汗賜之鼓纛

俟渠之翻苾毗必翻纛徒到翻

突厥及

胡在諸州安置者並令度河還其舊部俾世作藩屏

屏必鄧翻

長保邊塞突厥咸憚薛延陀不肯出塞上遣司

農卿郭嗣本賜薛延陀璽書

璽斯氏翻

言頡利既敗

頡奚結翻

其

部落咸來歸化我略其舊過嘉其後善待其達官皆

如吾百寮部落皆如吾百姓中國貴尚禮義不滅人

國前破突厥止為頡利一人為百姓害

止為于偽翻

實不

貪其土地利其人畜恆欲更立可汗

恆戶登翻下同

故置所

降部落於河南任其畜牧今戶口蕃滋蕃扶元翻吾心甚

喜既許立之不可失信秋中將遣突厥度河復其故

國爾薛延陀受冊在前延陀受冊見一百九十三卷二年突厥受冊在

後後者為小前者為大爾在磧北突厥在磧南各守

土疆鎮撫部落其踰分故相抄掠磧七迹翻分扶問翻抄楚交翻我則

發兵各問其罪薛延陀奉詔於是遣思摩帥所部建

牙於河北河北則大磧之南帥讀曰率上御齊政殿錢之思摩涕泣

奉觴上壽曰奴等破亡之餘分為灰壤上壽時掌翻分扶問翻陛下

下存其骸骨復立為可汗復扶又翻下復下同可從刊入聲汗音寒願萬世子

孫恆事陛下恆戶登翻又遣禮部尚書趙郡王孝恭等齎

冊書就其種落築壇於河上而立之種章勇翻上謂侍臣

曰中國根幹也四夷枝葉也割根幹以奉枝葉木安

得滋榮朕不用魏徵言幾致狼狽為結社率之變也魏徵言見上卷四年幾居希

翻 又以左屯衛將軍阿史那忠為左賢王左武衛將

軍阿失那泥熟為右賢王忠蘇尼失之子也蘇尼失見一百九十四年

三卷上遇之甚厚妻以宗女妻七細翻及出塞懷慕中國見

使者必泣涕請入侍詔許之 八月辛未朔日有食

之 詔以身體髮膚不敢毀傷引孝經孔子之言比來訴訟者

或自毀耳目此毗至翻自今有犯先笞四十然後依法依法處斷

其所訴之事也 冬十月甲申車駕還京師自九成宮還也 十一月

辛亥以侍中楊師道為中書令 戊辰尚書左丞劉

洎為黃門侍郎參知政事洎其冀翻 上猶冀高昌王文

泰悔過復下璽書示以禍福徵之入朝下還嫁翻璽斯氏翻朝直遙翻

文泰竟稱疾不至十二月壬申遣交河行軍大總

管吏部尚書侯君集副總管兼左屯衛大將軍薛萬

均等將兵擊之將即亮翻 乙亥立皇子福為趙王 己

丑吐谷渾王諾曷鉢來朝以宗女爲弘化公主妻之

妻七

壬辰上畋於咸陽

咸陽秦都漢爲渭城縣屬右扶風晉廢縣後魏置咸陽郡隋廢武德

元年分涇陽始平置咸陽縣屬京兆九域志在府西四十里

癸巳還宮

太子承乾頗以

遊畋廢學右庶子張玄素諫不聽是歲天下州府

凡三百五十八縣一千五百一十一太史令傅奕

精究術數之書而終不之信遇病不呼醫餌藥有僧

自西域來善呪術能令人立死復呪之使蘇上擇飛

騎中壯者試之皆如其言

呪職救翻復扶又翻騎奇寄翻

以告奕奕曰

此邪術也臣聞邪不干正請使呪臣必不能行上命

僧呪奕奕初無所覺須臾僧忽僵仆若爲物所擊遂

不復蘇

僵居良翻復扶又翻

又有婆羅門僧

天竺漢身毒國也或曰摩伽陀曰婆羅門

言得

佛齒所擊前無堅物長安士女輻湊如市奕時臥疾

謂其子曰吾聞有金剛石性至堅物莫能傷唯羚羊

角能破之

杜佑曰扶南國出金剛石可以刻玉狀如紫石英其所生乃在百丈水底盤石上始如鍾乳入取之竟日乃出

以鐵錘之而不傷鐵乃自損以斃羊角扣之灌然冰洋陶弘景曰於羊今出建平宜都蠻中及西域多兩角一角者為勝角甚多節蹙蹙圓繞陳藏器餘曰於羊有神夜宿以角掛樹不著地於音零汝往試焉其子往見佛齒出

角叩之應手而碎觀者乃止奕臨終戒其子無得學

佛書時年八十五又集魏晉以來駁佛教者為高識

傳十卷行於世駁北角翻傳直戀翻西突厥唃利失可汗之臣

俟利發與乙毗咄陸可汗通謀作亂唃利失窮蹙逃

奔鏐汗而死新書曰寧遠者本拔汗那或曰鏐汗元魏所謂破洛那居西韓城在真珠河之北去京師八千里厥九勿

翻陞徒結翻又丑栗翻可從刊入聲汗音寒俟渠之翻咄咄當沒翻鏐普活翻弩失畢部落迎其弟

子薄布特勒立之是為乙毗沙鉢羅葉護可汗沙鉢

羅葉護既立建庭於雖合水北謂之南庭自龜茲鄯

善且末吐火羅焉耆石史何穆康等國皆附之龜茲

行千茲一曰屈茲東距京師七千里而贏自于闐東關東行入大流沙

火羅或曰吐豁羅曰觀貨羅元魏謂之吐呼羅居葱嶺烏滄死之南
古大夏也石國或曰柘支曰柘折曰赭時漢大宛北鄙也去京師九
千里東北距西突厥王姓石治柘折城故康居小王蘇薤城故地南四百里抵
曰佉沙曰羯霜那居獨莫水南康居小王蘇薤城故地南四百里抵
吐火羅何或曰屈霜彌伽曰貴霜匿即康居小王附墨城故地新書
康漢康居也枝庶分王曰安曰曹曰米曰何曰火尋曰戊地曰史世
謂九姓意者穆亦康國枝庶歟龜
茲音仁慈鄯時戰翻且子余翻

之北庭舊書自焉耆西北七日行至其南庭自厥越失拔悉

彌駁馬結骨火燁觸水昆等國皆附之拔悉彌蓋即拔悉蜜在葛邏祿

之西駁馬或曰弊刺曰渴羅支直突厥之北距京師萬四千里北極于海以馬耕田雖畜馬而不乘資湮酪以食馬色皆駁故以名國結

骨古堅昆國也當伊吾西焉耆北白山之旁堅昆後語訛為結骨稍號紇骨亦曰紇挖斯又曰點憂斯火燁或為貨利習彌曰過利居烏

澗水之陽西南與波斯接西北以伊列水為境伊列漢時西域故國在康居北

陳湯與甘延壽謀郅支曰北擊伊列西取安息此其證也 考異曰沙鉢羅葉護傳云東以伊列河為界按乙毗咄陸傳云自伊列河以西屬咄陸以東屬咄陸利失沙鉢羅葉護既因咄陸失之地應云西以伊列河為界今未知二傳孰誤故但云伊列水為境

十四年春正月甲寅上幸魏王泰第赦雍州長安繫

囚大辟以下免延康里今年租賦賜泰府僚屬及同

里老人有差

魏王泰第在長安城中延康里按雍州二赤縣長安萬年皆治長安城中今止赦長安凶蓋延康里屬長

安縣管雍於用翻辟毗亦翻

二月丁丑上幸國子監觀釋奠

按唐國子監在

安上門西唐制仲春仲秋釋奠于文宣王皆以上丁上戊以祭酒司業博士三獻

命祭酒孔穎達講孝

經賜祭酒以下至諸生高第帛有差

周官有師氏保氏漢始置祭酒博士晉始

立國子學唐國子祭酒從三品掌邦國儒學訓導之政令

是時上大徵天下名儒為學

官數幸國子監使之講論學生能明一大經已上皆

得補官

唐取士以禮記春秋左氏傳為大經詩儀禮周禮為中經易尚書春秋公羊傳穀梁傳為小經數所角翻已上時掌

翻增築學舍千二百間增學生滿二千二百六十員

自屯營飛騎亦給博士使授以經有能通經者聽得

貢舉於是四方學者雲集京師乃至高麗百濟新羅

高昌吐蕃諸酋長亦遣子弟請入國學升講筵者至

八千餘人

騎奇寄翻麗力知翻酋慈由翻長知兩翻吐從嗽入聲考異曰舊傳曰八十餘人今從新書

上以

師說多門章句繁雜命孔穎達與諸儒撰定五經疏

謂之正義令學者習之五經正義今行於世撰士免翻疏所去翻令力丁翻壬午

上行幸驪山温湯驪力知翻辛卯還宮乙未詔求近世

名儒梁皇甫侃褚仲都周熊安生沈重陳沈文阿周

弘正張譏隋何妥劉炫等子孫以聞當加引擢委吐火翻

焮煒緝翻三月竇州道行軍總管党仁弘擊羅竇反獠

破之俘七千餘口獠魯皓翻辛丑流鬼國遣使入貢去

京師萬五千里濱於北海南鄰靺鞨流鬼國直黑水靺鞨東北少海之北三面

阻海南與莫曳靺鞨鄰東南航海十五日行乃至人依島嶼散居多沮澤初附百濟後附新羅東夷也杜佑曰流鬼國在北海之北使疏

吏翻靺音末鞨音曷未嘗通中國重三譯而來重直龍翻上以其使者

余志為騎都尉孫愐曰余視遮翻姓也丙辰置寧朔大使以護

突厥厥九勿翻夏五月壬寅徙燕王靈夔為魯王燕因肩翻

上將幸洛陽命將作大匠閻立德行清暑之地行下孟翻

秋八月庚午作襄城宮於汝州西山秦置將作掌營繕宮室歷代不改漢景帝

置將作大匠唐從三品掌供邦國修造土木工匠之政令新志貞觀中置清暑宮於汝州臨汝縣鳴臯山南按汝水晚廣成澤

立本之兄也閻立本高宗朝為相高昌王文泰聞唐兵起謂其

國人曰唐去我七千里沙磧居其二千里地無水草

寒風如刀熱風如燒安能致大軍乎往吾入朝入朝見一

百九十二卷四年磧七迹翻朝直遙翻見秦隴之北城邑蕭條非復有隋之

比復扶又翻今來伐我發兵多則糧運不給三萬已下吾

力能制之當以逸待勞坐收其弊若頓兵城下不過

二十日食盡必走然後從而虜之何足憂也及聞唐

兵臨磧口憂懼不知所為發疾卒卒子恤翻子智盛立軍

至柳谷新志西州交河縣北行二百一十里至柳谷渡訶者言文泰刻日將葬詡休

正翻又古迥翻國人咸集於彼諸將請襲之將即亮翻下同侯君集曰

不可天子以高昌無禮故使吾討之今襲人於墟墓

之間非問罪之師也於是鼓行而進至田城考異曰實錄作田

地城今從舊傳按田城即田地城也 尉所治地宋曰西州高昌縣本晉田地縣之地輿地志云晉咸和二年置高昌郡立田地縣唐改高昌縣

守封其二子一為交河公一為田地公新書曰田地城即漢戊己校尉所治地

詰朝攻之詰去吉翻 及午而克虜男女七千餘口以中郎

將辛獠兒為前鋒夜趨其都城將即亮翻獠魯皓翻趨七喻翻 高昌逆

戰而敗大軍繼至抵其城下智盛致書於君集曰得

罪於天子者先王也天罰所加身已物故智盛襲位

未幾惟尚書憐察幾居豈翻 君集報曰苟能悔過當束手

軍門智盛猶不出君集命填塹攻之飛石雨下城中

人皆室處塹七艷翻處昌呂翻 又為巢車高十丈俯瞰城中左傳楚子

登巢車以望晉軍釋文云兵車高如巢以望敵也杜預曰車上施櫓杜佑說見前高居傲翻瞰苦濫翻

石所中皆唱言之先是文泰與西突厥可汗相結竹

仲翻先悉薦翻厥九勿翻可從刊入聲汗音寒考異 約有急相

助可汗遣其葉護屯可汗浮圖城葉護突厥達官也為大臣之首自交河城至浮

圖城三百七十里 爲文泰聲援及君集至可汗懼而西走千餘

里葉護以城降智盛窮蹙癸酉開門出降 高昌自魏嘉有國傳九世

一百三十四年而亡降戶江翻君集分兵略地下其二十二城戶八千

四十六口一萬七千七百 考異曰舊傳戶八千口三萬七千七百今從實錄地東

西八百里南北五百里上欲以高昌爲州縣魏徵諫

曰陛下初卽位文泰夫婦首來朝 文泰入朝見四年其後稍驕

倨故王誅加之罪止文泰可矣宜撫其百姓存其社

稷復立其子則威德被於遐荒四夷皆悅服矣 復扶又翻

被皮義翻今若利其土地以爲州縣則常須千餘人鎮守

數年一易往來死者什有三四供辦衣資違離親戚

離力智翻十年之後隴右虛耗矣陛下終不得高昌撮粟

尺帛以佐中國所謂散有用以事無用臣未見其可

上不從九月以其地爲西州以可汗浮圖城爲庭州

西州治高昌縣漢車師前王庭也庭州治金溝縣漢車師後王庭也宋白曰二州相去四百五十里各置屬縣乙

卯置安西都護府於交河城留兵鎮之君集虜高昌

王智盛及其羣臣豪傑而還還從宣翻又如字於是唐地東極

于海西至焉耆南盡林邑北抵大漠皆為州縣凡東

西九千五百一十里南北一萬九百一十八里侯君

集之討高昌也遣使約焉耆與之合勢使疏吏翻焉耆喜

聽命及高昌破焉耆王詣軍門謁見君集且言焉耆

三城先為高昌所奪君集奏并高昌所掠焉耆民悉

歸之高昌掠焉耆見六年冬十月甲戌荆王元景等復表請封

禪復扶又翻上不許初陳倉折衝都尉魯寧坐事繫獄

自恃高班慢罵陳倉尉尉氏劉仁軌陳倉縣屬岐州唐制畿縣尉正九品下上

縣尉從九品上中下縣從九品下仁軌杖殺之州司以聞上怒命斬之

猶不解曰何物縣尉敢殺吾折衝命追至長安面詰

之仁軌曰魯寧對臣百姓辱臣如此臣實忿而殺之

辭色自若魏徵侍側曰陛下知隋之所以亡乎上曰

何也徵曰隋末百姓彊而陵官吏如魯寧之比是也

魯寧官為折衝本陳倉百姓上悅擢仁軌為櫟陽丞

漢高皇帝葬太上皇陵改櫟陽為萬年縣至隋猶因之唐都長安改隋大興縣曰萬年而舊萬年縣復曰櫟陽屬京兆唐畿縣丞正八品下上將

幸同州校獵仁軌上言上時今秋大稔民收穫者什

纔一二使之供承獵事治道葺橋動費一二萬功實

妨農事願少留鑾輿旬日俟其畢務則公私俱濟上

賜璽書嘉納之治直之翻少詩尋遷新安令

唐初置新安郡貞觀元年廢郡為縣屬洛州唐制畿縣令正六品下上縣從六品上中縣正七品上下縣從七品下閏月乙未行幸同州

庚戌還宮 丙辰吐蕃贊普遣其相祿東贊獻金五

千兩及珍玩數百以請昏相息亮翻上許以文成公主妻

之文成公主宗女也妻七細翻十一月甲子朔冬至上祀南郊時

戊寅厯以癸亥為朔行戊寅厯見一百八十七卷武德二年宣義郎李淳風

表稱古厯分日起於子半今歲甲子朔旦冬至而故

太史令傅仁均減餘稍多子初為朔遂差三刻用乖

天正請更加考定眾議以仁均定朔微差淳風推校

精密請如淳風議從之 丁卯禮官奏請加高祖父

母服齊衰五月嫡子婦服朞嫂叔弟妻夫兄舅皆服

小功從之按新志高祖作曾祖舊服齊衰三月嫡子婦舊服大功衆子婦舊服小功今加衆子婦服大功而嫂叔弟妻夫

兄舅舊服總者皆加服小功齊音咨衰上回翻 丙子百官復表請封禪復扶又翻 詔許

之更命諸儒詳定儀注以太常卿韋挺等為封禪使

使疏吏翻 司門員外郎韋元方給給使過所稽緩唐司門郎掌天

下諸門諸闕出入往來之籍凡天下之關二十有六所以限內外隔華夷設險作固閑邪正禁者也凡度關者先經刑部司門請過所給

使禁中給使令者宦官也唐內給使無常員凡無官品者號內給使屬宮闈署令 給使奏之上怒出元

方為華陰令華陰縣屬華州華戶化翻 魏徵諫曰帝王震怒不可妄

發前為給使遂夜出敕書偽于事如軍機誰不驚駭

況宦者之徒古來難養輕為言語易生患害獨行遠

使深非事宜漸不可長易以鼓翻使疏 吏翻長知兩翻所宜深慎上納

其言 尚書左丞韋悰句司農木撞價貴於民間宗翻句古侯翻撞諸容翻木一截也唐式柴方三尺五寸為一 撞按通典韋悰句司農木撞七十價百姓四十價奏其乾沒奏其

隱沒上召大理卿孫伏伽書司農罪伽求 迹翻伏伽曰司

農無罪上怪問其故對曰只為官撞貴所以私撞賤

偽于向使官撞賤私撞無由賤矣但見司農識大體

不知其過也上悟屢稱其善顧謂韋悰曰卿識用不

逮伏伽遠矣 十二月丁酉侯君集獻俘于觀德殿

觀德殿射殿也閣本太極 宮圖射殿在宜春門北行飲至禮大酺二日酺薄 乎翻尋以智

盛為左武衛將軍金城郡公上得高昌樂工以付太

常增九部樂為十部唐六典曰凡大宴會則設十部之伎於庭 以備華夷一曰宴樂伎有景雲樂之舞慶

善樂之舞破陳樂之舞承天樂之舞二曰清樂伎三曰西涼伎四曰天竺二伎五曰高麗伎六曰龜茲伎七曰安國伎八曰疏勒伎九曰高

昌伎十日君集之破高昌也私取其珍寶將士知之將

亮競為盜竊君集不能禁為有司所劾詔下君集等

獄劾戶槩翻又戶得翻下遐嫁翻中書侍郎岑文本上疏上時掌翻以為高昌

昏迷陛下命君集等討而克之不踰旬日並付大理

雖君集等自掛網羅恐海內之人疑陛下唯錄其過

而遺其功也臣聞命將出師主於克敵將即亮翻苟能克

敵雖貪可賞若其敗績雖廉可誅是以漢之李廣利

陳湯晉之王濬隋之韓擒虎皆負罪譴人主以其有

功咸受封賞李廣利事見二十一卷漢武帝太初四年陳湯事見一十九卷漢元帝竟寧元年王濬事見八十一卷晉武

帝太康元年韓擒虎事見一百七十七卷隋文帝開皇九年由是觀之將帥之臣廉慎者

寡貪求者衆帥所類翻是以黃石公軍勢曰使智使勇使

貪使愚故智者樂立其功勇者好行其志貪者急趨

其利愚者不計其死伏願錄其微勞忘其大過使君

集重升朝列

樂音洛好呼到翻趨七喻
翻重直龍翻朝直遙翻

復備驅馳

復扶又翻
又音如字

雖非清貞之臣猶得貪愚之將

將即亮翻

斯則陛下雖屈

法而德彌顯君集等雖蒙宥而過更彰矣上乃釋之

又有告薛萬均私通高昌婦女者萬均不服內出高

昌婦女付大理與萬均對辯魏徵諫曰臣聞君使臣

以禮臣事君以忠

論語載孔子答魯定公之言

今遣大將軍與亡國

婦女對辯惟陷之私實則所得者輕虛則所失者重

昔秦穆飲盜馬之士

秦穆公亡馬岐下野人得而共食之者三百人吏逐得欲法之公曰君子不以畜害

人吾聞食馬肉不飲酒者傷人乃飲之酒其後穆公伐晉三百人者

聞穆公為晉所圍惟鋒爭死以報食馬之德於是穆公獲晉侯以歸

飲於楚莊赦絕纓之罪有引美人之衣者美人援絕其冠纓告

禁翻王趣火來上視絕纓者王曰賜人酒使醉失禮奈何欲顯婦人之節而辱士乎乃命左右曰今日與寡人飲不絕冠纓者不歡羣臣皆絕

去其纓而上火盡歡而罷後晉與楚戰有一臣常在前五合五獲首却敵卒勝之莊王怪問乃夜絕纓者報王也

況陛下

道高堯舜而曾二君之不逮乎上遽釋之侯君集馬

病蚱蜢行軍總管趙元楷親以指露其膿而齶之蚱蜢直

衆翻蟲食曰蚱蜢許救翻御史劾奏其詔左遷栝州刺史永嘉郡隋開皇九年置處

州十二年改曰栝州高昌之平也諸將皆即受賞行軍總

管阿史那社爾以無敕旨獨不受及別敕既下下還嫁翻

乃受之所取唯老弱故弊而已上嘉其廉慎以高昌

所得寶刀及雜綵千段賜之 癸卯上獵於樊川鄠道

元曰樊川在漢杜縣亦曰樊鄉漢高祖至櫟陽以樊贈灌廢上功最賜食邑於此鄉因名樊川程大昌曰樊川一名御宿川在萬年縣南

三十里乙巳還宮 魏徵上疏以為在朝羣臣當樞機

之寄者任之雖重信之未篤上時掌翻朝直遙翻是以人或自疑

心懷苟且陛下寬於大事急於小罪臨時責怒未免

愛憎夫委大臣以大體責小臣以小事扶音為治之

道也今委之以職則重大臣而輕小臣至於有事則

信小臣而疑大臣信其所輕疑其所重將求致治其

可得乎

治直吏翻

若任以大官求其細過刀筆之吏順旨

成風舞文弄法曲成其罪自陳也則以為心不伏辜

不言也則以為所犯皆實進退惟谷莫能自明

詩桑柔曰

進退維谷註谷窮也

則苟求免禍矯偽成俗矣上納之

上謂侍

臣曰朕雖平定天下其守之甚難魏徵對曰臣聞戰

勝易守勝難

易以

陛下之及此言宗廟社稷之福也

上聞右庶子張立素在東宮數諫爭

數所角翻爭讀曰諍擢為

銀青光祿大夫行左庶子太子嘗於宮中擊鼓立素

叩閣切諫太子出其鼓對立素毀之太子久不出見

官屬立素諫曰朝廷選俊賢以輔至德今動經時月

不見宮臣將何以裨益萬一旦宮中唯有婦人不知

有能如樊姬者乎

樊姬楚莊王姬也莊王好田樊姬為不食禽獸之內鄙笑虞丘子虞丘子愧之進孫叔敖

為相莊王以霸

太子不聽玄素少為刑部令史

少詩照翻

上嘗對朝

臣問之曰

朝直遙翻

卿在隋何官對曰縣尉又問未為尉

時何官對曰流外

按隋之視品即唐之流外銓也宋白曰唐制吏部郎中一人掌考天下之文吏班秩階品

一人掌小銓亦分九品通謂之行署以其在九流之外故謂之流外銓亦謂之小選杜佑曰宋齊流外自諸衛錄事及五省令史始又

問何曹玄素恥之出閣殆不能步色如死灰諫議大

夫褚遂良上疏

上時掌翻

以為君能禮其臣乃能盡其力

玄素雖出寒微陛下重其才擢至三品翼贊皇儲豈

可復對羣臣窮其門戶

復扶又翻

棄宿昔之恩成一朝之

恥使之鬱結于懷何以責其伏節死義乎上曰朕亦

悔此問卿疏深會我心遂良亮之子也

褚亮始事薛舉武德中為文學

館學士

孫伏伽與玄素在隋皆為令史伏伽或於廣坐

自陳往事一無所隱

史言孫伏伽識度過於張玄素伽求逆翻坐祖臥翻

戴州刺

史賈崇以所部有犯十惡者

十惡之條一曰謀反二曰謀大逆三曰謀叛四曰謀惡逆五曰

不道六曰大不敬七曰不孝八曰不睦九曰不義十曰內亂御史劾之劾戶槩翻又戶得翻下同上曰昔

唐虞大聖貴為天子不能化其子況崇為刺史獨能

使其民比屋為善乎比毗必翻又毗至翻若坐是貶黜則州縣互

相掩蔽縱捨罪人自今諸州有犯十惡者勿劾刺史

但令明加糾察如法施罪庶以肅清姦惡耳上自

臨治兵之治直翻以部陳不整命大將軍張士貴杖中郎

將等怒其杖輕下士貴吏陳讀曰陣下退嫁翻下同郎將即亮翻魏徵諫曰

將軍之職為國爪牙使之執杖已非後法況以杖輕

下吏乎上亟釋之言事者多請上親覽表奏以防

壅蔽上以問魏徵對曰斯人不知大體必使陛下

一親之豈惟朝堂朝直遙翻州縣之事亦當親之矣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九十六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
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
二百戶食實封玖伯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唐紀十二

起重光赤奮若盡昭陽
單闕三月凡二年有奇

太宗文武大聖大廣孝皇帝中之中

貞觀十五年春正月甲戌以吐蕃祿東贊為右衛大
將軍觀古玩翻吐
從賊入聲上嘉祿東贊善應對以琅邪公主外

孫段氏妻之妻七
細翻辭曰臣國中自有婦父母所聘不

可棄也且贊普未得謁公主陪臣何敢先娶上益賢

之然欲撫以厚恩竟不從其志史言夷狄之人猶能以禮
自處而中國乃不能以禮

之處 丁丑命禮部尚書江夏王道宗持節送文成公主

于吐蕃尚辰羊翻夏戶雅贊普大喜見道宗盡子婿禮

慕中國衣服儀衛之美為公主別築城郭宮室而處

之自服紈綺以見公主其國人皆以赭塗面公主惡

之為于偽翻處昌呂翻惡鳥路翻贊普下令禁之亦漸革其猜暴之性

遣子弟入國學受詩書 乙亥突厥候利茲可汗始

帥部落濟河前年受詔今始濟河厥九勿翻茲毗必翻可從刊入聲汗音寒帥讀曰率建牙於故

定襄城杜佑曰故定襄城在朔州馬邑郡北三百許里有戶二萬勝兵四萬勝音升

馬九萬匹仍奏言臣非分蒙恩為部落之長分扶問翻長知兩翻

願子子孫孫為國家一犬守吠北門若薛延陀侵逼

請從家屬入長城詔許之 上將幸洛陽命皇太子

監國監古銜翻留右僕射高士廉輔之射寅謝翻辛巳行及温湯

新豐有驪山温湯華州有温湯府衛士崔卿刁文懿憚於行役冀上驚

而止乃夜射行宮射而亦翻矢及寢庭者五皆以大逆論

十惡二曰謀大逆注云為謀毀宗廟山陵及宮闕刑統議曰此條之人于紀犯順違道悖德逆莫大焉故曰大逆以大逆論者未是犯大

逆正條以其干紀三月戊辰幸襄城宮地既煩熱復多

毒蛇復扶又翻庚午罷襄城宮分賜百姓免闔立德官營襄

城宮見上夏四月辛卯朔詔以來年二月有事于泰

山卷上年上以近世陰陽雜書訛偽尤多命太常博士呂

才漢叔孫通為博士屬太常隋唐最為清選太常博士從七品上掌五禮之儀式本先王之法制適變隨時而損益焉與諸

術士刊定可行者凡四十七卷己酉書成上之上時掌翻

才皆為之敘質以經史其序宅經以為近世巫覡他覡

翻狄妄分五姓如張王為商武庚為羽似取諧韻至於

以柳為宮以鎬為角又復不類或同出一姓分屬宮

商或複姓數字莫辨徵羽此則事不稽古義理乖僻

者也近世相傳以字學分五音只在唇舌齒調之舌居中者為宮口開張者為商舌縮却者為角舌拄齒者為徵唇撮聚者為羽陰

陽家以五姓分屬五音說正如此徵陟里翻

敘祿命以為祿命之書多言或中

中竹仲翻

人乃信之然長平阬卒未聞共犯三刑

長平之戰死者四十

五萬人三刑寅刑巳巳刑申申刑寅丑刑戌戌刑未未刑丑子刑卯卯刑子又辰辰午午酉酉亥亥謂之自刑

南陽貴士

何必俱當六合

子與丑合寅與亥合卯與戌合辰與酉合巳與申合午與未合漢光武中與南陽人士多貴

今亦有同年同祿而貴賤懸殊共命共胎而壽夭更

異

天於按魯莊公法應貧賤又疋弱短陋

疋鳥黃翻惟得長

壽秦始皇法無官爵縱得祿少奴婢為人無始有終

少詩沼翻

漢武帝後魏孝文帝皆法無官爵宋武帝祿與

命並當空亡

甲乙申酉乙庚午未丙辛辰巳丁壬寅卯戊癸子丑戌亥謂之截路空亡甲子旬戌亥甲戌旬申酉甲申

旬午未甲午旬辰巳甲辰旬寅卯甲寅旬子丑謂之旬中空亡

唯宜長子雖有次子法當早

夭

長知兩翻天於

此皆祿命不驗之著明者也其敘葬

以為孝經云卜其宅兆而安厝之蓋以窀穸既終

杜預

曰窀厚也窀夜也厚夜猶言長夜窀株倫翻

永安體魄而朝市遷變泉石交侵

不可前知故謀之龜筮近歲或選年月或相墓田直朝

遙翻相以為一事失所禍及死生按禮天子諸侯大

夫葬皆有月數是古人不擇年月也古者天子七月而葬

同盟至大夫春秋九月丁巳葬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

下昃乃克葬是不擇日也鄭葬簡公司墓之室當路

毀之則朝而窆窆必不毀則日中而窆子產不毀是

不擇時也古之葬者皆於國都之北北域有常處是

不擇地也今葬書以為子孫富貴貧賤壽夭皆因卜

葬所致夫子文為令尹而三已柳下惠為士師而三

黜計其尸隴未嘗改移而野俗無識妖巫妄言遂於

擗插之際擇葬地以希官爵夫音扶妖於驕荼毒之秋

選葬時以規財利或云辰日不可哭泣遂莞爾而對

弔客或云同屬忌於臨壙遂吉服不送其親傷教敗

禮莫斯為甚術士皆惡其言敗補邁翻而識者皆以為

確論 丁巳果毅都尉席君買帥精騎百二十襲擊

吐谷渾丞相宣王破之斬其兄弟三人帥讀曰率騎奇寄翻吐從噉入

聲谷音浴相息亮翻 考異曰舊傳云鄯州刺史杜鳳舉與威信王合兵擊丞相王破之殺其兄弟三人今從實錄初丞相

宣王專國政陰謀襲弘化公主帝以宗室女為弘化公主下嫁吐谷渾劫其

王諾曷鉢奔吐蕃諾曷鉢聞之輕騎奔鄯善城隋煬帝破

吐谷渾置四郡鄯善郡治鄯善城即古之樓蘭城騎奇寄翻鄯時戰翻其臣威信王以兵迎之

故君買為之討誅宣王偽于國人猶驚擾遣戶部尚

書唐儉等慰撫之尚辰羊翻五月壬申并州父老詣闕

請上封泰山畢還幸晉陽上許之并卑名翻丙子百濟

來告其王扶餘璋之喪遣使冊命其嗣子義慈使疏吏翻

嗣祥吏翻己酉有星孛于太微太史令薛頤上言未可

東封字蒲內翻上時掌翻辛亥起居郎褚遂良亦言之丙辰詔罷

封禪 太子詹事于志寧遭母喪尋起復就職按會要武

德年制文官遭父母喪聽去職起復者起之於苦塊之中而復其官職也亦謂之奪情 太子治宮室妨農

功又好鄭衛之樂治直之翻好呼到翻 志寧諫不聽又寵昵宦官

常在左右昵尼質翻 志寧上書以為自易牙以來宦官覆

亡國家者非一今殿下親寵此屬使陵易衣冠不可

長也上時掌翻下同易以歧翻長竹兩翻 太子役使司馭等半歲不許分

番太僕寺典廢署有執馭一百人舊番上一宮六典太子僕寺有廢牧署有翼馭十五人駕士三十人 又私引突

厥達哥友入宮新書作達哥支 志寧上書切諫太子大怒遣

刺客張思政紇于承基殺之紇下沒翻 二人入其第見志

寧寢處苦塊孔穎達曰寢苦枕塊謂孝子居於廬中寢臥於苦頭枕於塊處昌呂翻 竟不忍殺

而止 西突厥沙鉢羅葉護可汗數遣使入貢數所角翻

下勿數同使疏吏翻下同 秋七月甲戌命左領軍將軍張大師持節

即其所號立為可汗賜以鼓纛纛徒到翻 上又命使者多

齎金帛歷諸國市良馬魏徵諫曰可汗位未定而先

市馬彼必以為陛下志在市馬以立可汗為名耳使

可汗得立荷德必淺荷下可翻若不得立為怨實深諸國

聞之亦輕中國市或不得得亦非美苟能使彼安寧

則諸國之馬不求自至矣上欣然止之乙毗咄陸可

汗與沙鉢羅葉護互相攻乙毗咄陸浸疆大西域諸

國多附之未幾乙毗咄陸使石國吐屯擊沙鉢羅葉

護擒之以歸殺之吐屯突厥官名使分主諸國沙鉢羅葉護立見上卷十三年幾居豈翻

丙子上指殿屋謂侍臣曰治天下如建此屋治直之翻營

構既成勿數改移苟易一榱榱所追翻屋椽秦名為屋椽周謂之榱魯謂之椽正

一瓦踐履動搖必有所損若慕奇功變法度不恆其

德勞擾實多恆戶登翻上遣職方郎中陳大德使高麗

職方掌天下地圖及城隍鎮戍烽候之數辯其邦國之遠近及四夷之歸化凡五方之區域都邑之廢置疆場之爭訟舉而正之使疏吏

知翻麗力八月己亥自高麗還大德初入其境欲知山

川風俗所至城邑以綾綺遺其守者曰吾雅好山水

遺于季翻此有勝處吾欲觀之守者喜導之遊歷無所

不至往往見中國人自云家在某郡隋末從軍沒於

高麗高麗妻以遊女妻七與高麗錯居殆將半矣因

問親戚存沒大德給之曰皆無恙給蕩亥翻咸涕泣相

告數日後隋人望之而哭者徧於郊野大德言於上

曰其國聞高昌亡大懼館候之勤加於常數上曰高

麗本四郡地耳漢武帝置臨屯真番樂浪吾發卒數萬攻

遼東彼必傾國救之別遣舟師出東萊自海道趨平

壤趨七水陸合勢取之不難但山東州縣彫瘵未復

吾不欲勞之耳觀帝此言已有取高麗之心察則界翻乙巳上謂侍臣曰

朕有二喜一懼比年豐稔比毗長安斗粟直三四錢

一喜也北虜久服邊鄙無虞二喜也治安則驕侈易

生治直吏翻驕侈則危亡立至此一懼也 冬十月辛

卯上校獵伊闕壬辰幸嵩陽伊闕縣舊曰新城隋開皇十八年更名有伊闕嵩陽縣舊曰穎

陽隋開皇六年改曰武林十八年改曰輪氏辛丑還宮 并州

大都督長史李世勣在州十六年令行禁止民夷懷

服上曰隋煬帝勞百姓築長城以備突厥卒無所益

卒子朕唯置李世勣於晉陽而邊塵不驚其為長城

豈不壯哉十一月庚申以世勣為兵部尚書 壬申

車駕西歸長安 薛延陀真珠可汗聞上將東封謂

其下曰天子封泰山士馬皆從從才邊境必虛我以

此時取思摩如拉朽耳拉盧乃命其子大度設發同

羅僕骨迴紇靺鞨靺鞨等兵紇下沒翻靺鞨音合二十萬

度漠南屯白道川據善陽嶺以擊突厥善陽嶺在朔州善陽縣北俟

利苾可汗不能禦帥部落入長城保朔州遣使告急

苾毗必翻帥讀曰率下同使疏吏翻下同癸酉上命營州都督張儉帥所部騎

兵及奚霫契丹壓其東境以兵部尚書李世勣為朔

州道行軍總管將兵六萬騎千二百屯羽方騎奇寄翻下同羽方

新書作朔州右衛大將軍李大亮為靈州道行軍總管將

兵四萬騎五千屯靈武靈武縣屬靈州靈武郡將兵即亮翻右屯衛大將

軍張士貴將兵一萬七千為慶州道行軍總管出雲

中涼州都督李襲譽為涼州道行軍總管出其西諸

將辭行上戒之曰薛延陀負其疆盛踰漠而南行數

千里馬已疲瘦凡用兵之道見利速進不利速退薛

延陀不能掩思摩不備急擊之思摩入長城又不速

退吾已勅思摩燒薶秋草薶他計翻耘除也彼糧糗日盡野無

所獲頃偵者來云其馬齧林木枝皮略盡卿等當與

思摩共為掎角

糗去久翻偵丑
鄭翻掎居蟻翻

不須速戰俟其將退一

時奮擊破之必矣

十二月戊子車駕至京師

己

亥薛延陀遣使入見請與突厥和親甲辰李世勣敗

薛延陀於諾真水

出雲中古城西北行四百許里
至諾真水見賢遍翻敗補邁翻

初薛延陀

擊西突厥沙鉢羅及阿史那社爾皆以步戰取勝及

將入寇乃大教步戰使五人為伍一人執馬四人前

戰戰勝則授以馬追奔於是大度設將三萬騎逼長

城欲擊突厥而思摩已走知不可得遣人登城罵之

會李世勣引唐兵至塵埃漲天大度設懼將其眾自

赤柯灤北走

將即亮翻騎奇寄翻下同灤匹各
翻自淮以北率以積水處為灤

世勣選麾下

及突厥精騎六千自直道邀之踰白道川追及於青

山大度設走累日至諾真水勒兵還戰陳亘十里

陳讀

陣曰突厥先與之戰不勝還走大度設乘勝追之遇唐

兵薛延陀萬矢俱發唐馬多死世勣命士卒皆下馬

執長稍直前衝之

稍色角翻

薛延陀衆潰副總管薛萬徹

以數千騎收其執馬者薛延陀失馬不知所為唐兵

縱擊斬首三千餘級捕虜五萬餘人大度設脫身走

萬徹追之不及其衆至漠北值大雪人畜凍死者什

八九李世勣還軍定襄突厥思結部居五臺者叛走

五臺本漢太原慮虜縣久廢後魏改曰驢夷大業初改曰五臺有五臺山屬代州

州兵追之會世勣軍

還夾擊悉誅之丙子薛延陀使者辭還上謂之曰吾

約汝與突厥以大漠為界有相侵者我則討之汝自

恃其強踰漠攻突厥李世勣所將纔數千騎耳汝已

狼狽如此歸語可汗

將即亮翻語牛倨翻厥九勿翻

凡舉措利害可善

擇其宜

上問魏徵比來朝臣何殊不論事

朝直遙翻比毗至翻

對曰陛下虚心采納必有言者凡臣徇國者寡愛身

者多彼畏罪故不言耳上曰然人臣關說忤旨動及

刑誅與夫蹈湯火冒白刃者亦何異哉忤五故翻言莫北翻是以

禹拜昌言見書三謨良為此也偽翻房玄齡高士廉遇少府

少監竇德素於路秦置少府掌山澤之稅漢掌內府珍貨梁始為卿隋改為監唐從三品少監從四品掌供

百工伎巧之事凡天子之服御百官之儀制展采備物皆率其屬以供之問北門近何營繕德素

奏之上怒讓玄齡等曰君但知南牙政事北門小營

繕何預君事唐正牙在南故曰南牙玄武門在北曰北門劉馮事始兵書曰牙旗者將軍之精凡始建牙必以制日制

日者其辰之在五行以上對下之日也又尚書曰門旗二口八幅色紅大將牙門之旗出引將軍前列又黃帝出軍訣曰牙旗者將軍之

精金鼓者將軍之氣周禮司常職云軍旅會同置旌門夫以旌為門即旗門也後世軍中遂置牙門將又有牙兵典總此兵以押衙為名

至於官府早晚軍吏兩謁亦名為衙呼謂既熟雖天子正殿受朝謁亦各正衙玄齡等拜謝魏徵進

曰臣不知陛下何以責玄齡等而玄齡等亦何所謝

玄齡等為陛下股肱耳目於中外事豈有不應知者

使所營為是當助陛下成之為非當請陛下罷之問

於有司理則宜然不知何罪而責亦何罪而謝也上

甚愧之 上嘗臨朝謂侍臣曰朕為人主常兼將相

之事給事中張行成退而上書以為禹不矜伐而天

下莫與之爭 書舜謂禹曰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朝直遙翻下同將即亮翻相

息亮翻而上時掌翻 陛下撥亂反正羣臣誠不足望清光然不必

臨朝言之以萬乘之尊乃與羣臣校功爭能臣竊為

陛下不取 乘繩證翻為于偽翻 上甚善之

十六年春正月乙丑魏王泰上括地志 上時掌翻下同 泰好

學司馬蘇勗說泰以古之賢王皆招士著書故泰奏

請修之 時泰奏引蕭德言顏肅蔣亞卿許偃等就府修撰好呼到翻說輸芮翻 於是大開館舍

廣延時俊人物輻湊門庭如市泰月給踰於太子諫

議大夫褚遂良上疏以為聖人制禮尊嫡卑庶世子

用物不會與王者共之 周禮王及世子惟膳不會其他服物世子猶皆會會古外翻 庶子

雖愛不得踰嫡所以塞嫌疑之漸除禍亂之源也若

當親者疎當尊者卑則佞巧之姦乘機而動矣昔漢

竇太后寵梁孝王卒以憂死見漢景帝紀塞悉則翻卒子恤翻宣帝寵

淮陽憲王亦幾至於敗見宣帝元帝紀幾居希翻下同今魏王新出閣

宜示以禮則訓以謙儉乃為良器此所謂聖人之教

不肅而成者也孝經載孔子之言上從之上又令泰徙居武德

殿魏徵上書以為陛下愛魏王常欲使之安全宜每

抑其驕奢不處嫌疑之地處昌呂翻今移居此殿乃在東

宮之西海陵昔嘗居之元吉追封海陵刺王時人不以為可雖時

異事異然亦恐魏王之心不敢安息也上曰幾致此

誤遽遣泰歸第辛未徙死罪者實西州其犯流徒

則充戍各以罪輕重為年限勅天下括浮遊無籍

者限來年末附畢附者附籍也以兼中書侍郎岑文本

爲中書侍郎專知機密中書侍郎二員時獨用文本故事專典機密夏四月壬

子西晉以後諸帝皆有起居注皆史官所錄隋置起居舍人始爲職員列爲侍臣專掌其事每季爲卷送付史官其以他官兼者則謂之知起居謂諫議大夫褚遂良曰卿猶知起居注唐六典曰漢獻帝及

注所書可得觀乎對曰史官書人君言動備記善

惡庶幾人君不敢爲非未聞自取而觀之也幾居上

曰朕有不善卿亦記之邪邪音耶對曰臣職當載筆記曲禮曰

史載不敢不記黃門侍郎劉洎曰借使遂良不記天

下亦皆記之洎其冀翻上曰誠然六月庚寅詔息隱王

可追復皇太子海陵刺王元吉追封巢王息王海陵王皆帝踐阼追

封刺來達翻諡並依舊諡神至翻甲辰詔自今皇太子出用庫

物所司勿爲限制於是太子發取無度左庶子張玄

素上書以爲周武帝平定山東隋文帝混一江南勤

儉愛民皆爲令主有子不肖卒亡宗祀謂天元及煬帝也卒子恤翻

資治通鑑 一百九十六 唐紀 太宗文武皇帝 九 中華書局聚

聖上以殿下親則父子事兼家國所應用物不為節

限恩旨未踰六旬用物已過七萬驕奢之極孰云過

此況宮臣正士未嘗在側羣邪淫巧昵近深宮在外

瞻仰已有此失居中隱密寧可勝計昵尼質翻近其苦

藥利病苦言利行因張良之言伏惟居安思危日慎一

日太子惡其書惡鳥路翻令戶奴伺立素早朝戶奴官奴掌守

子以長孫無忌為司徒房立齡為司空 庚申制自

今有自傷殘者據法加罪仍從賦役隋末賦役重數

人往往自折支體謂之福手福足數所角翻折而設翻至是遺風

猶存故禁之 特進魏徵有疾上手詔問之且言不

見數日朕過多矣今欲自往恐益為勞若有聞見可

封狀進來徵上言上時掌翻下上表同比者弟子陵師奴婢忽主

朝直遙翻密以大馬箠擊之幾斃箠上藥翻幾居秋七月戊

下多輕上皆有為而然漸不可長又言陛下臨朝常

以至公為言退而行之未免私僻或畏人知橫加威

怒此毗至翻為于偽翻長知兩翻朝直遙翻橫戶孟翻欲蓋彌彰竟有何益徵宅無

堂上命輟小殿之材以構之程大昌曰魏徵宅在丹鳳門直出南面永興坊內五

日而成仍賜以素屏風素褥几杖等以遂其所尚徵

上表謝上手詔稱處卿至此蓋為黎元與國家豈為

一人虞昌呂翻為于偽翻何事過謝 八月丁酉上曰當今國家

何事最急諫議大夫褚遂良曰今四方無虞唯太子

諸王宜有定分最急分扶問翻上曰此言是也時太子承

乾失德魏王泰有寵羣臣日有疑議上聞而惡之惡烏

路翻謂侍臣曰方今羣臣忠直無踰魏徵我遣傅太子

用絕天下之疑九月丁巳以魏徵為太子太師徵疾

少愈詣朝堂表辭少詩沼翻朝直遙翻上手詔諭以周幽晉獻廢

嫡立庶危國亡家

周幽王廢太子而立褒姒之子為犬戎所殺周室遂微晉獻公廢世子立驪姬之子晉國

大亂漢高祖幾廢太子賴四皓然後安

見漢高紀及考異幾居希翻我

今賴公即其義也知公疾病

說文病疾加也

可臥護之徵乃

受詔

癸亥薛延陀真珠可汗遣其叔父沙鉢羅泥

熟俟斤來請昏

俟渠之翻

獻馬三千貂皮三萬八千馬腦

鏡一

癸酉以涼州都督郭孝恪行安西都護西州

刺史高昌舊民與鎮兵及謫徙者雜居西州

鎮兵謂鎮守之兵謫

徙謂死罪流徙謫徙者

孝恪推誠撫御咸得其歡心

西突厥乙

毗咄陸可汗既殺沙鉢羅葉護并其眾又擊吐火羅

滅之

杜佑曰吐火羅一名土壘宜後魏時吐呼羅都葱嶺西五百里在烏濟河南即嬌水也

自恃疆大遂

驕倨拘留唐使者侵暴西域遣兵寇伊州郭孝恪將

輕騎二千自烏骨邀擊敗之

將即亮翻騎奇寄翻敗補邁翻

乙毗咄陸

又遣處月處密二部圍天山

西州西南有南平安昌兩城又百二十里至天山軍

孝

恪擊走之乘勝進拔處月俟斤所居城追奔至遏索

山降處密之衆而歸侯渠之翻索昔各翻降戶江翻初高昌既平歲發

兵千餘人戍守其地褚遂良上疏以為聖王為治先

華夏而後夷狄上時掌翻治直吏翻先悉薦翻夏戶雅翻後戶邁翻陛下興兵取高

昌數郡蕭然累年不復承平之舊也歲調千餘人屯戍

遠去鄉里破產辦裝又謫徙罪人皆無賴子弟

適足騷擾邊鄙豈能有益行陳行戶剛翻陳讀曰陣所遣多復逃

亡徒煩追捕復扶又翻加以道塗所經沙磧千里冬風如

割夏風如焚行人往來遇之多死設使張掖酒泉有

烽燧之警積七迹翻掖音亦陛下豈得高昌一夫斗粟之用終

當發隴右諸州兵食以赴之耳然則河西者中國之

心腹高昌者他人之手足奈何糜弊本根以事無用

之士乎且陛下得突厥吐谷渾皆不有其地為之立

君長以撫之高昌獨不得與為比乎叛而執之服而封之刑莫威焉德莫厚焉願更擇高昌子弟可立者使君其國子子孫孫負荷大恩永為唐室藩輔內安外寧不亦善乎

為于偽翻長知兩翻荷下可翻 考異曰貞觀政要載遂良疏云數郡蕭然五年不復下言十

六年西突厥遣兵寇西州按實錄此年唯有西突厥寇伊州不云寇西州蓋以伊州隸西州屬部故云爾自十四年滅高昌距此適三年耳何得云五年不復或者三字誤為五字耳舊傳置此疏於十八年蓋亦因此而誤十八年無西突厥寇西州事故附於此

聽及西突厥入寇上悔之曰魏徵褚遂良勸我復立

高昌復扶又翻 又如字吾不用其言今方自咎耳乙毗咄陸西

擊康居道過米國破之米國一曰彌末一曰弭秣賀治末息德城北百里距康居國虜獲

甚多不分與其下其將泥熟啜輒奪取之將即亮翻下同啜陟劣翻

同下乙毗咄陸怒斬泥熟啜以徇眾皆憤怒泥熟啜部

將胡祿屋襲擊之乙毗咄陸眾散走保白水胡城於

是弩失畢諸部及乙毗咄陸所部屋利啜等遣使詣

闕請廢乙毗咄陸更立可汗使疏吏翻下同更工衡翻上遣使齎璽

書立莫賀咄之子莫賀咄見一百九十三卷之二一年璽斯氏翻為乙毗射匱可

汗乙毗射匱既立悉禮遣乙毗咄陸所留唐使者帥

所部擊乙毗咄陸於白水胡城帥讀日率乙毗咄陸出兵

擊之乙毗射匱大敗乙毗咄陸遣使招其故部落故

部落皆曰使我千人戰死一人獨存亦不汝從乙毗

咄陸自知不為眾所附乃西奔吐火羅考異曰舊突厥傳云都護郭

孝恪敗咄陸十五年屋利斃等請立可汗按上已云十五年冊授沙鉢羅葉護可汗下不應更云十五年疑六字誤為五字耳二十年實

錄敘咄陸兵散居白水胡城事亦云是歲貞觀十五年也按十六年實錄九月癸酉以涼州都督郭孝恪為安西都督則咄陸寇伊州應

在其後豈得十五年已敗散乎突厥傳誤蓋亦由此今因冬十

月丙申殿中監郢縱公宇文士及卒賀琛諡法敗亂百度曰縱怠德敗禮曰縱

卒子恤翻上嘗止樹下愛之士及從而譽之不已譽音余上正

色曰魏徵常勸我遠佞人遠于願翻我不知佞人為誰意

疑是汝今果不謬士及叩頭謝 上謂侍臣曰薛延

陀屈強漠北屈其勿翻強其兩翻今御之止有二策苟非發兵殄

滅之則與之婚姻以撫之耳二者何從房玄齡對曰

中國新定兵凶戰危臣以為和親便上曰然朕為民

父母苟可利之何愛一女先是左領軍將軍契苾何

力母姑臧夫人及弟賀蘭州都督沙門皆在涼州先悉

薦翻鐵勒諸部初降以契苾部置榆溪州後又分置賀蘭州何力來降見一百九十四卷六年契苾訖翻必翻上遣何

力歸覲且撫其部落時薛延陀方彊契苾部落皆欲

歸之何力大驚曰主上厚恩如是奈何遽為叛逆其

徒曰夫人都督先已詣彼若之何不往何力曰沙門

孝於親我忠於君必不汝從其徒執之詣薛延陀置

真珠牙帳前何力箕倨拔佩刀東向大呼曰呼火故翻豈

有唐烈士而受屈虜庭天地日月願知我心因割左

耳以誓真珠欲殺之其妻諫而止上聞契苾叛曰必

非何力之意左右曰戎狄氣類相親何力入薛延陀

如魚趨水耳趨七喻翻上曰不然何力心如鐵石必不叛

我會有使者自薛延陀來具言其狀上為之下泣使疏

吏翻下同為于偽翻下泣下淚也謂左右曰何力果如何即命兵部侍

郎崔敦禮持節諭薛延陀以新興公主妻之妻七細翻以

求何力新興公主皇女也何力由是得還拜右驍衛大將軍驍堅

竟翻十一月丙辰上校獵於武功丁巳營州都督

張儉奏高麗東部大人泉蓋蘇文弑其王武泉姓也新書曰蓋蘇

文者或號蓋金姓泉氏自云生水中以惑眾麗力知翻蓋蘇文凶暴多不法其王及

大臣議誅之蓋蘇文密知之悉集部兵若校閱者并

盛陳酒饌於城南饌雜戀翻又雜院翻召諸大臣共臨視勒兵盡

殺之死者百餘人因馳入宮手弑其王斷為數段棄

溝中斷丁管翻立王弟子藏為王自為莫離支其官如中

國吏部兼兵部尚書也於是號令遠近專制國事蓋

蘇文狀貌雄偉意氣豪逸身佩五刀左右莫敢仰視

每上下馬常令貴人武將伏地而履之將即亮翻出行必

整隊伍前導者長呼則人皆奔迸不避阡谷路絕行

者國人甚苦之呼火故翻迸比孟翻為征高麗張本壬戌上校獵於岐

陽貞觀七年分岐州岐山雍州上宜置岐陽縣屬岐州因幸慶善宮召武功故老宴

賜極歡而罷庚午還京師壬申上曰朕為兆民之

主皆欲使之富貴若教以禮義使之少敬長婦敬夫

則皆貴矣輕徭薄斂使之各治生業則皆富矣若家

給人足朕雖不聽管絃樂在其中矣少詩照翻長知兩翻治直之翻斂力

瞻翻樂音洛亳州刺史裴行莊奏請伐高麗亳旁各翻麗力知翻上

曰高麗王武職貢不絕為賊臣所弑朕哀之甚深固

不忘也但因喪乘亂而取之雖得之不貴且山東彫弊吾未忍言用兵也高祖之入關也隋武勇郎將

馮翊党仁弘將兵二千餘人歸高祖於蒲反從平京

城此皆隋恭帝義寧元年事將即亮翻党托朗翻尋除陝州總管大軍東討仁弘

轉餉不絕謂討王世充時也陝失冉翻歷南寧戎廣州都督梁以犍為郡置戎州

隋廢州為郡唐復改郡為州仁弘有材略所至著聲迹上甚器之然

性貪罷廣州為人所訟贓百餘萬罪當死上謂侍臣

曰吾昨見大理五奏誅仁弘五年制令死罪囚三日五覆奏哀其白首

就戮方哺食遂命撤案然為之求生為于偽翻終不可

得今欲曲法就公等乞之十二月壬午朔上復召五

品已上集太極殿前復扶又翻謂曰法者人君所受於天

不可以私而失信今朕私党仁弘而欲赦之是亂其

法上負於天欲席藁於南郊日一進蔬食以謝罪於

天三日房玄齡等皆曰生殺之柄人主所得專也何
至自貶責如此上不許羣臣頓首固請於庭自旦至
日昃上乃降手詔自稱朕有三罪知人不明一也以
私亂法二也善善未賞惡惡未誅三也惡惡上烏路
翻下如字以

公等固諫且依來請於是黜仁弘為庶人徙欽州

癸卯上幸驪山温湯甲辰獵于驪山驪力
知翻上登山見

圍有斷處顧謂左右曰吾見其不整而不刑則墮軍

法隋讀
曰隳刑之則是吾登高臨下以求人之過也乃託

以道險引轡入谷以避之乙巳還宮 刑部以反逆

緣坐律兄弟沒官為輕請改從死敕八座議之議者

皆以為秦漢魏晉之法反者皆夷三族今宜如刑部

請為是給事中崔仁師駁曰古者父子兄弟罪不相

及奈何以亡秦酷法變隆周中典周禮秋官刑平國用中
典父子兄弟罪不相及

周法也駁北角翻

且誅其父子足累其心

累力瑞翻

此而不顧何愛

兄弟上從之

上問侍臣曰自古或君亂而臣治或

君治而臣亂二者孰愈魏徵對曰君治則善惡賞罰

當

治直吏翻下同當丁浪翻

臣安得而亂之苟為不治縱暴悞諫

力翻

雖有良臣將安所施上曰齊文宣得楊遵彥非君

亂而臣治乎對曰彼纔能救亡耳

事見一百六十六卷梁敬帝太平元年

烏

足為治哉

十七年春正月丙寅上謂羣臣曰聞外間士人以太

子有足疾

承乾病足不良行

魏王穎悟多從遊幸遽生異議傲

幸之徒

傲堅堯翻

已有附會者太子雖病足不廢步履且

禮嫡子死立嫡孫

記公儀仲子之喪舍其孫而立其子檀弓曰我未之前聞也問子服伯子曰仲子舍其孫

而立其子何也曰昔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微子舍其孫脂而

而立衍也夫仲子亦猶行古之道也子游問諸孔子曰否立孫

太子男已五歲朕終不以孽代宗啓窺窬之源也

孽魚列翻孽支庶也

宗嫡子也

鄭文貞公魏徵寢疾上遣使者問訊賜以藥

餌相望於道又遣中郎將李安儼宿其第動靜以聞

使疏吏翻將即亮翻

上復與太子同至其第指衡山公主欲以妻

其子叔玉

復扶又翻妻七細翻

戊辰徵薨命百官九品以上皆赴

喪給羽葆鼓吹陪葬昭陵

吹昌瑞翻

其妻裴氏曰徵平生

儉素今葬以一品羽儀非亡者之志悉辭不受以布

車載柩而葬

柩音舊

上登苑西樓

長安禁苑之西樓也

望哭盡哀上

自製碑文并為書石

為于偽翻

上思徵不已謂侍臣曰人

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為鏡可以見興替以人

為鏡可以知得失魏徵沒朕亡一鏡矣

鄂尉游文

芝告代州都督劉蘭成謀反

鄂音戶

戊申蘭成坐腰斬

右武侯將軍丘行恭探蘭成心肝食之上聞而讓之

曰蘭成謀反國有常刑何至如此若以為忠孝則太

子諸王先食之矣豈至卿邪行恭慙而拜謝 二月

壬午上問諫議大夫褚遂良曰舜造漆器諫者十餘

人說苑堯釋天下舜受之作爲斂器斬木而裁之猶漆黑之諸侯倭國之不服者十有三此何足諫對曰

奢侈者危亡之本漆器不已將以金玉爲之忠臣愛

君必防其漸若禍亂已成無所復諫矣復扶又翻上曰然

朕有過卿亦當諫其漸朕見前世帝王拒諫者多云

業已爲之或云業已許之終不爲改不爲于偽翻如此欲

無危亡得乎時皇子爲都督刺史者多幼稚遂良上

疏以爲漢宣帝云與我共治天下者其惟良二千石

乎見二十四卷漢宣帝地節二年穉與稚同直利翻上時掌翻治直之翻今皇子幼稚未知從

政不若且留京師教以經術俟其長而遣之長知兩翻上

以爲然 壬辰以太子詹事張亮爲洛州都督侯君

集自以有功而下吏見上卷十四年下還嫁翻怨望有異志亮出爲

洛州君集激之曰何人相排亮曰非公而誰君集曰

我平一國來逢嗔如屋大噴昌真翻安能仰排因攘袂曰

鬱鬱殊不聊生公能反乎與公反亮密以聞上曰卿

與君集皆功臣語時旁無他人若下吏君集必不服

如此事未可知卿且勿言待君集如故鄜州都督

尉遲敬德表乞骸骨鄜音膚尉紆勿翻乙巳以敬德為開府儀

同三司五日一參參猶朝也丁未上曰人主惟有一心

而攻之者甚眾或以勇力或以辯口或以諂諛或以

姦詐或以嗜欲輻湊攻之各求自售以取寵祿人主

少懈而受其一少詩沼翻懈古隘翻則危亡隨之此其所以難也

戊申上命圖畫功臣趙公長孫無忌趙郡元王孝

恭諡法茂績不德曰元萊成公杜如晦如晦始封蔡國公既薨徙封萊國公鄭文

貞公魏徵梁公房玄齡申公高士廉鄂公尉遲敬德

衛公李靖宋公蕭瑀褒忠壯公段志玄夔公劉弘基

蔣忠公屈突通鄖節公殷開山諡法好廉自克曰節鄭音云下同譙襄

公柴紹柴紹當作許紹邳襄公長孫順德鄖公張亮陳公侯

君集鄭襄公張公謹盧公程知節永興文懿公虞世

南渝襄公劉政會莒公唐儉英公李世勣胡壯公秦

叔寶等於凌煙閣書爵不書諡者其人存書爵書諡者其人已死南部新書曰凌煙閣在西內三清殿側畫

功臣皆北面閣中有中隔內面北寫功高侯王隔外面次第功臣程大昌曰閣中凡設三隔內一層畫功高宰輔外一層寫功高侯王又

外一層次第功臣此三隔者雖分內外其所畫功臣象貌皆面北恐是在三清殿側以北面為恭邪余謂北面者臣禮也非以在三清殿

故側之齊州都督齊王祐性輕躁其舅尚乘直長陰

弘智說之曰尚乘局屬殿中監有奉御有直長掌內外閑廐之馬辨其麤良而率其習馭者也乘繩證翻長知兩翻說

翻茂王兄弟既多陛下千秋萬歲後宜得壯士以自

衛祐以為然弘智因薦妻兄燕弘信燕因肩翻祐悅之厚

賜金玉使陰募死士上選剛直之士以輔諸王為長

史司馬諸王有過以聞祐昵近羣小好**改獵**昵尼實翻近其斬翻

好呼到翻長史權萬紀驟諫不聽壯士咎君**蕃梁猛彪**得

幸於祐萬紀皆劾逐之皆子感翻劫戶槩翻又戶得翻下同祐潛召還寵

之逾厚上數以書切責祐萬紀恐并獲罪謂祐曰王

審能自新萬紀請入朝言之乃條祐過失迫令表首

數所角翻朝直遙翻下同首式又翻祐懼而從之萬紀至京師言祐必能

悔改峻丑緣翻上甚喜勉萬紀而數祐前過以勅書戒之

數所具翻祐聞之大怒曰長史賣我勸我而自以為功言萬紀勸

祐令自首而自以為匡輔之功是為所賣也必殺之上以校尉京兆韋文振謹

直用為祐府典軍唐諸府各有校尉每一校尉領旅帥一人王國親事府帳內府各有典軍二人正五品上

副典軍二人從五品上掌率校尉以下守衛陪從之事校戶教翻文振數諫祐亦惡之數所角翻惡烏

路萬紀性褊專以刻急拘持祐城門外不聽出悉解

縱鷹犬斥君**蕃猛彪**不得見祐會萬紀宅中有塊夜

落

塊苦對
翻土塊

萬紀以為君薨猛彪謀殺己悉收繫發驛

以聞并劾與祐同為非者數十人

劾戶槩翻
又戶得翻

上遣刑部

尚書劉德威往按之事頗有驗詔祐與萬紀俱入朝

祐既積忿遂與燕弘信兄弘亮等謀殺萬紀萬紀奉

詔先行祐遣弘亮等二十餘騎追射殺之

騎奇寄翻
射而亦翻

祐

黨共逼韋文振欲與同謀文振不從馳走數里追及

殺之寮屬股慄稽首伏地莫敢仰視

稽音啓

祐因私署

上柱國開府等官開庫物行賞驅民入城繕甲兵樓

堞置拓東王拓西王等官吏民棄妻子夜縫出亡者

相繼祐不能禁

乘夜縫城而出恐為逆黨汚
染也堞達協翻縫馳偽翻

三月丙辰

詔兵部尚書李世勣等發懷洛汴宋潞滑濟鄆海九

州兵討之

濟子禮翻
鄆音運

上賜祐手勅曰吾常戒汝勿近小

人正為此耳

近其斬翻
為于偽翻

祐召燕弘亮等五人宿於臥內

餘黨分統士衆巡城自守祐每夜與弘亮等對妃宴

飲以為得志戲笑之際語及官軍弘亮等曰王不須

憂弘亮等右手持酒卮左手為王揮刀拂之為于偽翻祐

喜以為信然傳檄諸縣皆莫肯從時李世勣兵未至

而青淄等數州兵已集其境淄州淄川郡武德元年分齊州之淄川置為郡齊府

兵曹杜行敏等唐六典王府有兵曹參軍專掌武官簿書考課儀衛假使等事陰謀執祐祐

左右及吏民非同謀者無不響應庚申夜四面鼓譟

聲聞數十里聞音祐黨有居外者衆皆攢刃殺之祐

問何聲攢徂丸翻左右給云英公統飛騎已登城矣李世勣封英國

被甲執兵入室閉扉拒戰垣于元翻被皮義翻行敏等千餘人圍

之自旦至日中不克行敏謂祐曰王昔為帝子今乃

國賊不速降立為煨燼矣煨鳥回翻因命積薪欲焚之祐

公飛騎北門屯兵也給蕩亥翻騎奇寄翻下同

自牖間謂行敏曰即啓扉獨慮燕弘亮兄弟死耳行

敏曰必相全祐等乃出或抉弘亮目投睛於地決翻

精音餘皆槌折其股而殺之執祐出牙前示吏民還

鑱之於東廂齊州悉平乙丑敕李世勣等罷兵祐至

京師賜死於內侍省星經有宦者四星在天市垣帝座之西周官有巷伯寺人之職皆內官也前漢宦官

多用士人後漢始用宦者為宮官晉置大長秋卿為後宮官以宦者為之隋為內侍省煬帝改為長秋監武德初復為內侍省同黨

誅者四十四人餘皆不問祐之初反也齊州人羅石

頭面數其罪援槍前欲刺之數所具翻援于元翻刺七亦翻為燕弘亮

所殺祐引騎擊高村村人高君狀遙責祐曰主上提

三尺劍取天下億兆蒙德仰之如天王忽驅城中數

百人欲為逆亂以犯君父無異一手搖泰山何不自

量之甚也量音祐縱擊虜之慙不能殺勅贈石頭毫

州刺史以君狀為榆社令隋義寧元年分上黨之鄉縣置榆社縣屬并州武德元年屬韓州二

年置榆州六年廢州以榆社屬遼州毫旁各翻

以杜行敏為巴州刺史封南陽郡

公其同謀執祐者官賞有差上檢祐家文疏得記室

邾城孫處約諫書邾城即漢潁川郡之邾縣也後魏置邾城縣及龍山縣隋開皇初改龍山曰汝南十八年

舍人庚午贈權萬紀齊州都督賜爵武都郡公諡曰

敬韋文振左武衛將軍賜爵襄陽縣公初太子承

乾喜聲色及畋獵喜許記翻所為奢靡畏上知之對宮臣

常論忠孝或至於涕泣退歸宮中則與羣小相褻狎

宮臣有欲諫者太子先揣知其意褻息列翻揣初委翻輒迎拜斂

容危坐引咎自責言辭辯給宮臣拜荅不暇宮省祕

密外人莫知故時論初皆稱賢太子作八尺銅鑪六

隔大鼎募亡奴盜民間馬牛亡奴謂官奴之亡命在逃者親臨烹煮

與所幸廝役共食之又好効突厥語及其服飾廝音斯今

人讀若瑟好呼到翻選左右貌類突厥者五人爲一落辦髮羊裘

而牧羊作五狼頭燾及幡旗設穹廬太子自處其中

燾徒到翻處昌呂翻斂羊而烹之抽佩刀割肉相啗啗徒盪翻又徒覽翻又嘗

謂左右曰我試作可汗死汝曹效其喪儀因僵臥於

地衆悉號哭僵居良翻號戶高翻跨馬環走臨其身斃面良久太

子欵起環音宦勢里之翻欵許勿翻曰一朝有天下當帥數萬騎獵

於金城西金城恐當作金河帥讀曰率騎奇寄翻然後解髮爲突厥委身思

摩若當一設不居人後矣自謂得爲思摩典兵當一設之任必當表表自見史言承乾之狂愚

左庶子于志寧右庶子孔穎達數諫太子數所角翻下素數上數同

上嘉之賜二人金帛以風勵太子風音調又如字仍遷志寧

爲詹事志寧與左庶子張玄素數上書切諫太子陰

使人殺之不果上時掌翻漢王元昌所爲多不法元昌上第也上

數譴責之由是怨望太子與之親善朝夕同遊戲分

左右為二隊太子與元昌各統其一被氈甲操竹稍

被皮義翻操七高翻稍色角翻布陳大呼交戰擊刺流血以為娛樂陳讀日陣

呼火故翻樂音洛下不樂同有不用命者披樹槲之披其手足引之就樹而槲之槲陟瓜翻

至有死者且曰使我今日作天子明日於苑中置萬

人營與漢王分將將即亮翻觀其戰鬪豈不樂哉又曰我

為天子極情縱欲有諫者輒殺之不過殺數百人眾

自定矣魏王泰多藝能有寵於上見太子有足疾潛

有奪嫡之志折節下士以求聲譽折而設翻下還嫁翻上命黃門

侍郎韋挺攝泰府事後命工部尚書杜楚客代之二

人俱為泰要結朝士為于偽翻要一遙翻朝直遙翻下同楚客或懷金以

賂權貴因說以魏王聰明宜為上嗣文武之臣各有

附託潛為朋黨太子畏其逼遣人詐為泰府典籤上

封事其中皆言泰罪惡勅捕之不獲籤上時掌翻太子私

幸太常樂童稱心

樂童童子能執樂隸籍太常者稱心其名也舊書承乾傳云有太常樂人年十餘歲美姿

容善歌舞承乾時加寵幸號曰稱心

與同臥起道士秦英韋靈符挾左道

得幸太子上聞之大怒悉收稱心等殺之連坐死者

數人誚讓太子甚至

諷才笑翻

太子意泰告之怨怒愈甚

思念稱心不已於宮中構室立其像朝夕奠祭徘徊

流涕又於苑中作冢私贈官樹碑上意浸不懌太子

亦知之稱疾不朝謁者動涉數月陰養刺客紇干承

基等及壯士百餘人謀殺魏王泰

紇下沒翻

吏部尚書侯

君集之婿賀蘭楚石為東宮千牛

東宮左右內率府有千牛十六人掌執千牛刀

侍奉左右

太子知君集怨望數令楚石引君集入東宮問

以自安之術

數所角翻

君集以太子暗劣欲乘釁圖之因

勸之反舉手謂太子曰此好手當為殿下用之

偽為千偽翻

又曰魏王為上所愛恐殿下有庶人勇之禍

以隋事動太子

若有勅召宜密為之備太子大然之太子厚賂君集

及左屯衛中郎將頓丘李安儼頓丘縣漢屬東郡晉置頓丘郡後齊省隋開皇十六

年復置屬魏州武德初屬澶州貞觀初廢澶州以頓丘縣還屬於魏州將即亮翻使訶上意動靜相語

安儼先事隱太子隱太子敗安儼為之力戰訶火迴翻又休正翻

語牛倨翻為于偽翻上以為忠故親任之使典宿衛安儼深自託

於太子漢王元昌亦勸太子反且曰比見上側有美

人比毗至翻善彈琵琶事成願以垂賜太子許之洋州刺

史開化公趙節慈景之子也趙慈景高祖使之攻河東為堯君素所殺母曰長

廣公主長廣公主高祖之女駙馬都尉杜荷如晦之子也尚城陽

公主上也女皆為太子所親暱暱尼質翻預其反謀凡同謀

者皆割臂以帛拭血燒灰和酒飲之誓同生死潛謀

引兵入西宮西宮謂大內以在東宮西故稱之杜荷謂太子曰天文有

變當速發以應之殿下但稱暴疾危篤主上必親臨

視因茲可以得志太子聞齊王祐反於齊州謂紇干承基等曰我宮西牆去大內正可二十步耳與卿爲大事豈比齊王乎會治祐反事連承基承基坐繫大理獄當死

爲紇干承基告變張本治直之翻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九十六

天左... 三...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九十七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
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
二百戶食實封玖伯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唐紀十三

起昭陽軍闕四月盡旃蒙大荒落五月凡二年有奇

太宗文武大聖大廣孝皇帝中之下

貞觀十七年夏四月庚辰朔承基上變告太子謀反

觀古玩翻上時掌翻

勅長孫無忌房立齡蕭瑀李世勣與大理中

書門下參鞠之

唐制凡國之大獄三司詳決三司謂給事中中書舍人與御史參鞠也今令三省與大理參鞠

重其事長知兩翻瑀音禹

反形已具上謂侍臣將何以處承乾

處昌呂翻

羣臣莫敢對通事舍人來濟進曰陛下不失為慈父

太子得盡天年則善矣上從之濟護兒之子也來護兒隋

將也死於字文化及之難乙酉詔廢太子承乾為庶人幽於右領軍

府上欲免漢王元昌死羣臣固爭乃賜自盡於家而

宥其母妻子元昌母孫嬪侯君集李安儼趙節杜荷等皆

伏誅左庶子張玄素右庶子趙弘智令狐德棻等以

不能諫爭皆坐免為庶人令音零棻符分翻爭讀曰諱餘當連坐者

悉赦之詹事于志寧以數諫獨蒙勞勉數所角翻勞力到翻以紇

干承基為祐川府折衝都尉爵平棘縣公唐志岷州有祐川府隋志

岷州臨洮縣後周置祐川郡唐蓋因周郡名以為府也侯君集被收被皮義翻賀蘭楚石復

詣闕告其事復扶又翻上引君集謂曰朕不欲令刀筆吏

辱公故自鞫公耳君集初不承引楚石具陳始末又

以所與承乾往來啟示之君集辭窮乃服上謂侍臣

曰君集有功欲乞其生可乎乞如字每也羣臣以為不可

上乃謂君集曰與公長訣矣因泣下泣淚也君集亦自

投於地遂斬之於市君集臨刑謂監刑將軍曰君集

蹉跌至此監古銜翻蹉七何翻跌徒結翻然事陛下於藩邸上在藩時引君集入幕府數從

征擊取二國謂吐谷渾高昌也乞全一子以奉祭祀上乃原其

妻及子徙嶺南籍沒其家得二美人自幼飲人乳而

不食初上使李靖教君集兵法君集言於上曰李靖

將反矣上問其故對曰靖獨教臣以其粗而匿其精

粗讀與麤同倉乎翻以是知之上以問靖靖對曰此乃君集欲反

耳今諸夏已定夏戶雅翻下同臣之所教足以制四夷而君

集固求盡臣之術非反而何江夏王道宗嘗從容言

於上曰從千容翻君集志大而智小自負微功恥在房玄

齡李靖之下雖為吏部尚書未滿其志以臣觀之必

將為亂上曰君集材器亦何施不可朕豈惜重位但

次第未至耳豈可億度朱子曰億未見而意之也度徒洛翻妄生猜貳邪

及君集反誅上乃謝道宗曰果如卿言李安儼父年

九十餘上愍之賜奴婢以養之太子承乾既獲罪魏

王泰日入侍奉上面許立為太子岑文本劉洎亦勸

之長孫無忌固請立晉王治請立嫡也上謂侍臣曰昨青

雀投我懷云臣今日始得為陛下子乃更生之日也

泰小字青雀臣有一子臣死之日當為陛下殺之為于偽翻傳位

晉王人誰不愛其子朕見其如此甚憐之諫議大夫

褚遂良曰陛下言大失願審思勿誤也安有陛下萬

歲後魏王據天下肯殺其愛子傳位晉王者乎殺子而立

第非人情也褚遂良探其心術之微而言之陛下日者既立承乾為太子復寵

魏王復扶又翻禮秩過於承乾以成今日之禍前事不

遠足以為鑒陛下今立魏王願先措置晉王始得安

全耳遂良此語亦以激帝上流涕曰我不能爾因起入宮魏王泰

恐上立晉王治謂之曰汝與元昌善元昌今敗得無

憂乎治由是憂形於色上怪屢問其故治乃以狀告

上憮然撫文甫翻始悔立泰之言矣上面責承乾承乾曰

臣為太子復何所求但為泰所圖時與朝臣謀自安

之術朝直遙翻不逞之人遂教臣為不軌耳今若泰為太

子所謂落其度內承乾既廢上御兩儀殿按唐六典兩儀殿在太極

殿之後蓋古之內朝也羣臣俱出獨留長孫無忌房玄齡

李世勣褚遂良謂曰我三子一弟所為如是三子謂齊王祐太子

承乾魏王泰一弟謂漢王元昌我心誠無聊賴因自投于牀無忌等爭

前扶抱上又抽佩刀欲自刺刺七亦翻遂良奪刀以授晉

王治無忌等請上所欲上曰我欲立晉王無忌曰謹

奉詔有異議者臣請斬之上謂治曰汝舅許汝矣宜

拜謝治因拜之上謂無忌等曰公等已同我意未知

外議何如對曰晉王仁孝天下屬心久矣屬之欲翻乞陞

下試召問百官有不同者臣負陛下萬死上乃御太

極殿西內正門曰承天門正殿曰太極太極之後曰兩儀殿六典朔望御太極殿視朝蓋古之中朝也召文武

六品以上謂曰承乾悖逆悖蒲內翻又蒲沒翻泰亦凶險皆不可

立朕欲選諸子為嗣誰可者卿輩明言之眾皆謹呼

曰晉王仁孝當為嗣謹與謹同上悅是日泰從百餘騎至

永安門六典太極宮城南面三門中曰承天東曰長樂西曰永安勅門司盡辟其騎辟音闢六

典門下省有城門即四人掌京城皇城宮殿諸門開闔之節置門僕八百人分番上下引泰入肅章門幽

於北苑程大昌曰太極宮之北有內苑以其在宮北故亦曰北苑苑之北門曰啓運門又北即禁苑禁苑廣矣丙戌

詔立晉王治為皇太子御承天門樓赦天下酺三日

治直吏翻酺薄乎翻上謂侍臣曰我若立泰則是太子之位可經

營而得自今太子失道藩王窺伺者皆兩棄之伺相吏翻

傳諸子孫永為後法且泰立承乾與治皆不全治立

則承乾與泰皆無恙矣亮翻臣光曰唐太宗不以天

下大器私其所愛以杜禍亂之原可謂能遠謀矣

丁亥以中書令楊師道為吏部尚書尚辰初長廣公

主適趙慈景生節慈景死武德元年慈景為堯君素所殺更適師道工更

衡師道與長孫無忌等共鞫承乾獄陰為趙節道地

由是獲譴上至公主所公主以首擊地泣謝子罪上

亦拜泣曰賞不避仇讎罰不阿親戚此天下至公之

道不敢違也以是負姊己丑詔以長孫無忌為太子

太師房立齡為太傅蕭瑀為太保東宮三師並從一品李世勣為

詹事瑀世勣並同中書門下三品同中書門下三品

自此始歐陽脩曰謂同侍中中書令也又以左衛大將軍李大亮領右

衛率率所律翻前詹事于志寧中書侍郎馬周為左庶子

吏部侍郎蘇勗中書舍人高季輔為右庶子刑部侍

郎張行成為少詹事少詹事正四品為詹事之貳諫議大夫褚遂良

為賓客太子賓客正三品古無此官唐始置掌侍從規諫贊相禮儀李世勣嘗得暴疾

方云須灰可療上自翦須為之和藥為于偽翻下同須與鬚同和戶臥翻

世勣頓首出血泣謝上曰為社稷非為卿也何謝之

有世勣嘗侍宴上從容謂曰從千容翻朕求羣臣可託幼

孤者無以踰公公往不負李密見一百八十六卷武德元年豈負朕

哉世勣流涕辭謝齧指出血因飲沈醉上解御服以

覆之齧魚結翻沈持林翻覆敷又翻癸巳詔解魏王泰雍州牧相州都

督左武侯大將軍降爵為東萊郡王雍於用翻相息亮翻泰府僚

屬為泰所親狎者皆遷嶺表以杜楚客兄如晦有功

免死廢為庶人給事中崔仁師嘗密請立魏王泰為

太子左遷鴻臚少卿臚陵如翻庚子定太子見三師儀迎

於殿門外殿門東宮之殿門也先拜三師答拜每門讓於三師三

師坐太子乃坐其與三師書前後稱名惶恐五月

癸酉太子上表上時掌翻以承乾泰衣服不過隨身飲食

不能適口幽憂可愍乞勅有司優加供給上從之黃

門侍郎劉洎上言以太子宜勤學問親師友今入侍

宮闈動踰旬朔師保以下接對甚希伏願少抑下流

之愛弘遠大之規則海內幸甚少詩沼翻上乃命洎與岑

文本褚遂良馬周更日詣東宮更工衡翻與太子遊處談

論處呂昌翻六月己卯朔日有食之丁亥太常丞鄧

素使高麗還請於懷遠鎮增戍兵以逼高麗使疏吏翻麗力知翻

上曰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論語孔子之言未聞一二

百戍兵能威絕域者也丁酉右僕射高士廉遜位

許之其開府儀同三司勳封如故勳勳級封封邑也仍同門下

中書三品知政事 閏月辛亥上謂侍臣曰朕自立

太子遇物則誨之見其飯則曰汝知稼穡之艱難則

常有斯飯矣書無逸曰惟不知稼穡之艱難乃逸見其乘馬則曰汝知其

勞逸不竭其力則常得乘之矣顏淵曰昔造父巧於使馬造父不窮其馬力是造父

無佚馬也見其乘舟則曰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民猶

水也君猶舟也孔子家語之言見其息於木下則曰木從繩

則正后從諫則聖書說命之言 丁巳詔太子知左右屯

營兵馬事其大將軍以下並受處分左右十二衛屯營也處昌呂翻分扶問翻

薛延陀真珠可汗可從刊入聲汗音寒使其姪突利設來納幣

獻馬五萬匹牛橐駝萬頭羊十萬口庚申突利設獻

饌饌又皺皖翻上御相思殿按褚遂良疏云御幸北門受其獻食則相思殿蓋在玄武門內大饗

羣臣設十部樂增樂為十部見一百九十五卷十四年突利設再拜上壽賜

賚甚厚契苾何力上言薛延陀不可與昏上時掌翻契欺訖翻苾毗

必翻上曰吾已許之矣豈可為天子而食言乎何力對

曰臣非欲陛下遽絕之也願且遷延其事臣聞古有

親迎之禮若敕夷男使親迎迎魚敬翻雖不至京師亦應

至靈州彼必不敢來則絕之有名矣夷男性剛戾既

不成昏其下復攜貳復扶又翻不過一二年必病死二子

爭立則可以坐制之矣上從之乃徵真珠可汗使親

迎仍發詔將幸靈州與之會真珠大喜欲詣靈州其

臣諫曰脫為所留悔之無及真珠曰吾聞唐天子有

聖德我得身往見之死無所恨且漠北必當有主我

行決矣勿復多言上發使三道受其所獻雜畜薛延

陀先無庫廩真珠調斂諸部復扶又翻使疏吏翻下三使同畜許救翻調徒釣翻斂力瞻翻

往返萬里道涉沙磧無水草磧七迹翻耗死將半失期不

至議者或以為聘財未備而與為昏將使戎狄輕中

國上乃下詔絕其昏停幸靈州追還三使褚遂良上

疏以為薛延陀本一俟斤良上時掌翻陛下盪平沙塞

萬里蕭條謂平突厥也塞北皆沙磧故曰沙塞餘寇奔波須有會長璽書鼓

纛立為可汗見一百九十三卷二年會慈由翻比者復降鴻

私許其姻媾比毗至翻復扶又西告吐蕃吐從噉入聲北諭思

摩中國童幼靡不知之御幸北門受其獻食羣臣四

夷宴樂終日樂音洛咸言陛下欲安百姓不愛一女凡

在含生孰不懷德今一朝生進退之意有改悔之心

臣為國家惜茲聲聽為于僞翻所顧甚少所失殊多少詩沼翻嫌

隙既生必構邊患彼國蓄見欺之怒此民懷負約之

慙恐非所以服遠人訓戎士也陛下君臨天下十有

七載載子亥翻以仁恩結庶類以信義撫戎夷莫不欣然

負之無力此二語攷之舊書褚遂良傳亦是如此然其意義難於強解或曰力當作益言負延陀之約為無益也何

惜不使有始有卒乎卒子恤翻夫龍沙以北部落無算匈奴

庭謂之龍城無常處故沙幕因謂之龍沙中國誅之終不能盡當懷之以德使

為惡者在夷不在華失信者在彼不在此則堯舜禹

湯不及陛下遠矣上不聽是時羣臣多言國家既許

其昏受其聘幣不可失信戎狄更生邊患上曰卿曹

皆知古而不知今昔漢初匈奴疆中國弱故飾子女

捐金絮以餌之得事之宜今中國疆戎狄弱以我徒

兵一千可擊胡騎數萬騎奇寄翻薛延陀所以匍匐稽顙

惟我所欲不敢驕慢者以新為君長雜姓非其種族

欲假中國之勢以威服之耳匍薄乎翻匍蒲北翻稽音啓種章勇翻彼同羅

僕骨回紇等十餘部紇下沒翻兵各數萬并力攻之立可

破滅所以不敢發者畏中國所立故也今以女妻之

彼自恃大國之壻雜姓誰敢不服戎狄人面獸心一

且微不得意必反噬為害今吾絕其昏殺其禮妻七細翻

下可妻同殺所界翻雜姓知我棄之不日將瓜剖之矣卿曹第志

之瓜剖猶瓜分也志猶記之臣光曰孔子稱去食去兵不可去信

見論語去羌呂翻唐太宗審知薛延陀不可妻則初勿許其昏

可也既許之矣乃復恃疆棄信而絕之復扶又翻雖滅薛

延陀猶可羞也王者發言出令可不慎哉上曰蓋

蘇文弒其君而專國政見上卷十六年誠不可忍以今日兵

力取之不難但不欲勞百姓吾欲且使契丹靺鞨擾

之何如契欺訖翻又音與靺鞨音未曷長孫無忌曰蓋蘇文自知罪大

畏大國之討必嚴設守備陛下少為之隱忍為于偽翻彼

得以自安必更驕惰愈肆其惡然後討之未晚也上

曰善觀此則知帝之雄心未嘗一日不在高麗也戊辰詔以高麗王藏為上柱

國遼東郡王高麗王遣使持節冊命麗力知翻使疏吏翻丙子

徙東萊王泰為順陽王。初，太子承乾失德，上密謂

中書侍郎兼左庶子杜正倫曰：「吾兒足疾，乃可耳。但

疎遠賢良，狎昵羣小，卿可察之。」言承乾之足不良，于行猶云可也。若其遠賢良，近羣

小則不可不諫誨之。果不可教，示當來告我。正倫屢諫不

聽，乃以上語告之。太子抗表以聞，上責正倫漏泄對

曰：「臣以此恐之，冀其遷善耳。上怒，出正倫為穀州刺

史。及承乾敗，秋七月辛卯，復左遷正倫為交州都督。

復扶又翻初，魏徵嘗薦正倫及侯君集有宰相材，請以君

集為僕射。且曰：「國家安不忘危，不可無大將。諸衛兵

馬宜委君集專知。上以君集好誇誕，不用。將即亮翻好呼到翻及

正倫以罪黜，君集謀反，誅。上始疑徵阿黨，又有言徵

自錄前後諫辭，以示起居郎褚遂良者，上愈不悅。乃

罷叔王尚主，而陪所撰碑。許昏撰碑事見上卷本年陪蒲北翻仆也初，上謂

監修國史房玄齡曰

歷代史官隸祕書省著作局皆著作郎掌修國史北齊詔魏收撰史又詔平原王高

隆之總監之書名而已貞觀二年始移史館於禁中在門下省北宰相監修國史自是著作即始罷史職監古銜翻

前世史

官所記皆不令人主見之何也對曰史官不虛美不

隱惡若人主見之必怒故不敢獻也上曰朕之為心

異於前世帝王欲自觀國史知前日之惡為後來之

戒公可撰次以聞

撰上免翻

諫議大夫朱子奢上言

上時掌翻

下同

陛下聖德在躬舉無過事史官所述義歸盡善

陛下獨覽起居於事無失若以此法傳示子孫竊恐

曾玄之後或非上智飾非護短史官必不免刑誅如

此則莫不希風順旨全身遠害悠悠千載何所信乎

所以前代不觀蓋為此也

遠于願翻載于女翻為于偽翻

上不從玄齡

乃與給事中許敬宗等刪為高祖今上實錄癸巳書

成上之上見書六月四日事語多微隱

謂誅建成謂玄元吉事也

齡曰周公誅管蔡以安周季友鳩叔牙以存魯

周公弟也

管叔兄也成王幼周公攝政管蔡流言挾武庚以叛周公誅之以安周室魯公子慶父叔牙季友皆桓公子也莊公疾問後於叔牙牙曰

慶父才問季友友曰臣以死奉般遂鳩叔牙而立般朕之所為亦類是耳史官何諱

焉即命削去浮詞

去羌呂翻

直書其事

八月庚戌以洛

州都督張亮為刑部尚書參預朝政

朝直遙翻

以左衛大

將軍太子右衛率李大亮為工部尚書大亮身居三

職宿衛兩宮

三職即謂為工部尚書及衛兩宮也率所律翻

恭儉忠謹每宿直必

坐寐達旦房立齡甚重之每稱大亮有王陵周勃之

節可當大位初大亮為龐玉兵曹為李密所獲同輩

皆死賊帥張弼見而釋之遂與定交

帥所類翻

及大亮貴

求弼欲報其德弼時為將作丞

唐監丞從六品下

自匿不言大

亮遇諸途而識之持弼而泣多推家貲以遺弼

推吐雷翻

遺于季翻弼拒不受大亮言於上乞悉以其官爵授弼上

為之擢弼為中郎將上為于偽翻時人皆賢大亮不負

恩而多弼之不伐也 九月庚辰新羅遣使言百濟

攻取其國四十餘城復與高麗連兵使疏吏翻謀絕新

羅入朝之路乞兵救援朝直遙上命司農丞相里玄

獎齋璽書賜高麗相里姓玄獎名姓譜臯陶之後為理氏商末

理證孫仲師遭難去王姓里至里克為晉所日翻爾

與百濟各宜戢兵戢阻若更攻之明年發兵擊爾國

矣 癸未徙承乾於黔州黔其甲午徙順陽王泰於

均州武當縣漢屬南陽郡晉屬順陽郡宋屬始平郡梁置武當郡及

興州後周改豐州隋開皇初改均州大業初廢為武當縣屬浙上曰父子

之情出於自然朕今與泰生離生離謂生而離別也楚亦

何心自處然朕為天下主但使百姓安寧私情亦可

割耳又以泰所上表示近臣曰泰誠為俊才朕心念

誅其妻攜少子逃居

立翻

今翻

武當縣漢屬南陽郡晉屬順陽郡宋屬始平郡梁置武當郡及

陽郡義寧二年分浙陽之武當均陽置均州孫愐曰均

辭曰哀莫哀兮生別離

之卿曹所知但以社稷之故不得不斷之以義處昌呂翻

上時掌翻使之居外者亦所以兩全之耳先是諸州

長官或上佐歲首親奉貢物入京師謂之朝集使朝集

使自隋以來有之先悉薦翻長知亦謂之考使京師無邸率

僦屋與商賈雜居上始命有司為之作邸僦即就翻賈音古為于偽

翻冬十一月己卯上祀圓丘貞觀禮冬至祀昊天上帝於圓丘初

上與隱太子巢刺王有隙刺盧達翻密明公贈司空封德

彝陰持兩端楊文幹之亂上皇欲廢隱太子而立上

見一百九十一卷武德七年德彝固諫而止其事甚祕上不之知薨

後乃知之壬辰治書侍御史唐臨始追劾其事請黜

官奪爵治直之翻劾戶概翻又戶得翻上命百官議之尚書唐儉等議

德彝罪暴身後恩結生前所歷眾官不可追奪請降

贈改諡詔黜其贈官改諡曰謬削所食實封諡法名與實爽曰謬

蔽仁傷賢曰繆六典曰魏氏五等皆以鄉亭多假空名不食本邑隋氏始立王公侯以下制度至唐因之率多虛名其言食實封者乃得真戶舊制戶皆三丁已上一分入國開元中定以三丁為限租賦全入封家

勅選良家女以實

東宮癸巳太子遣左庶子于志寧辭之上曰吾不欲

使子孫生於微賤耳今既致辭當從其意上疑太子

仁弱密謂長孫無忌曰公勸我立雉奴治小字雉奴

懦懦奴臥翻又萬亂翻恐不能守社稷奈何吳王恪英果類我我

欲立之何如無忌固爭以為不可上曰公以恪非己

之甥邪無忌曰太子仁厚真守文良主儲副至重豈

可數易數所角翻願陛下熟思之上乃止十二月壬子上

謂吳王恪曰父子雖至親及其有罪則天下之法不

可私也漢已立昭帝燕王旦不服陰圖不軌霍光折

簡誅之見二十三卷漢昭帝元鳳元年為人臣子不可不戒為後無忌殺恪張本

庚申車駕幸驪山温湯庚午還宮驪力知翻

十八年春正月乙未車駕幸鐘官城漢鍾官在上林苑中至唐時蓋故城猶存

也其地當在鄂杜二縣界庚子幸鄂縣鄂音壬寅幸驪山温湯相

里玄獎至平壤莫離支已將兵擊新羅破其兩城將

亮高麗王使召之乃還麗力知翻還從官翻又音如字玄獎諭使勿攻

新羅莫離支曰昔隋人入寇新羅乘釁侵我地五百

里謂隋煬帝伐高麗時自非歸我侵地恐兵未能已玄獎曰既往

之事焉可追論焉於度翻至於遼東諸城本皆中國郡縣

高麗之地漢魏皆為郡縣晉氏之亂始與中國絕中國尚且不言高麗豈得必求

故地莫離支竟不從二月乙巳朔玄獎還具言其狀

上曰蓋蘇文弑其君賊其大臣殘虐其民今又違我

詔命侵暴鄰國不可以不討諫議大夫褚遂良曰陛

下指麾則中原清晏顧眄則四夷讐服眄見翻讐之涉翻威望

大矣今乃渡海遠征小夷若指期克捷猶可也萬一

蹉跌

蹉七何翻
跌徒結翻

傷威損望更興忿兵則安危難測矣李

世勣曰間者薛延陀入寇

謂十五年擊突厥思摩也

陛下欲發兵窮

討魏徵諫而止使至今為患邇用陛下之策北鄙安

矣上曰然此誠徵之失朕尋悔之而不欲言恐塞良

謀故也

塞悉則翻

上欲自征高麗褚遂良上疏

上時掌翻

以為

天下譬猶一身兩京心腹也州縣四支也四夷身外

之物也高麗罪大誠當致討但命二三猛將將四五

萬眾

將即亮翻
下名將同

仗陛下威靈取之如反掌耳今太子新

立年尚幼穉

穉直二翻

自餘藩屏陛下所知

屏必鄂翻

一旦棄

金湯之全踰遼海之險以天下之君輕行遠舉皆愚

臣之所甚憂也上不聽時羣臣多諫征高麗者上曰

八堯九舜不能冬種野夫童子春種而生得時故也

夫天有其時人有其功

夫天音扶

蓋蘇文陵上虐下民延

頸待救此正高麗可亡之時也議者紛紜但不見此

耳 己酉上幸靈口 新書作零口九域志京兆臨潼縣有零口鎮臨潼唐之昭應縣昭應唐初之新豐縣

按宋白續通典京兆新豐縣界有零水零口蓋零水之口 乙卯還宮 三月辛卯以左

衛將軍薛萬徹守右衛大將軍上嘗謂侍臣曰於今

名將惟世勣道宗萬徹三人而已世勣道宗不能大

勝亦不大敗萬徹非大勝則大敗 夏四月上御兩

儀殿皇太子侍上謂羣臣曰太子性行外人亦聞之

乎 行下孟翻 司徒無忌曰太子雖不出宮門天下無不欽

仰聖德上曰吾如治年時頗不能循常度治自幼寬

厚諺曰生狼猶恐如羊 曹大家女誡曰生男如狼猶恐其羊生女如鼠猶恐其虎蓋古語也 冀

其稍壯自不同耳無忌對曰陛下神武乃撥亂之才

太子仁恕實守文之德趣尚雖異各當其分 趣七喻翻分扶問翻

此乃皇天所以祚大唐而福蒼生者也 無忌之保護太子至矣迨其後

也以元舅之親為婦人所間不能保其身保其家而唐亦幾於不祀則太子不可謂之寬厚謂之闇弱可也

辛亥上

幸九成宮壬子至太平宮

京北鄂縣東南三十里有隋太平宮

謂侍臣曰

人臣順旨者多犯顏則少

少詩

今朕欲自聞其失諸

公其直言無隱長孫無忌等皆曰陛下無失劉洎曰

頃有上書不稱旨者陛下皆面加窮詰無不慙懼而

退恐非所以廣言路

洎其冀翻上時掌翻稱尺證翻詰去吉翻

馬周曰陛下比

來賞罰微以喜怒有所高下此外不見其失上皆納

之上好文學而辯敏羣臣言事者上引古今以折之

比毗至翻好呼到翻折之列翻

多不能對劉洎上書諫曰帝王之與凡

庶聖哲之與庸愚上下相懸擬倫斯絕是知以至愚

而對至聖以極卑而對至尊徒思自強不可得也陛

下降恩旨假慈顏凝旒以聽其言虛襟以納其說猶

恐羣下未敢對敷

敷與陽同

況動神機縱天辯飾辭以折

其理引古以排其議欲令凡庶何階應答且多記則

損心多語則損氣心氣內損形神外勞初雖不覺後

必為累累力瑞翻下之累同須為社稷自愛豈為性好自傷乎為于

偽翻性好謂性之所好也好呼到翻至如秦政彊辯失人心於自矜魏文

宏才虧眾望於虛說此材辯之累較然可知矣上飛

白答之飛白書也曰非慮無以臨下非言無以述慮比有

談論遂致煩多比毗至翻輕物驕人恐由茲道形神心氣

非此為勞今聞讜言虛懷以改讜音黨己未至顯仁宮

是時幸九成宮為避暑也至八月甲子始自九成宮還京師顯仁宮在河南壽安縣幸東都則為中頓幸九成宮非其所經之路岐州廊

縣有隋安仁宮顯悉當作安上將征高麗秋七月辛卯勅將作大監

閻立德等詣洪饒江三州造船四百艘以載軍糧艘蘇

遭甲午下詔遣營州都督張儉等帥幽營二都督兵

及契丹奚靺鞨先擊遼東以觀其勢帥讀曰率契欺訖翻又音與以

太常卿韋挺為饋運使使疏吏翻以民部侍郎崔仁師副

之自河北諸州皆受挺節度聽以便宜從事又命太

僕少卿蕭銳運河南諸州糧入海銳瑀之子也八

月壬子上謂司徒無忌等曰人苦不自知其過卿可

為朕明言之偽翻對曰陛下武功文德臣等將順之

不暇孝經君子之事上也將順其美匡救其惡又何過之可言上曰朕問公以

己過公等乃曲相諛悅朕欲面舉公等得失以相戒

而改之何如皆拜謝上曰長孫無忌善避嫌疑應物

敏速決斷事理古人不過而總兵攻戰非其所長斷

亂翻高士廉涉獵古今心術明達臨難不改節當官無

朋黨所乏者骨鯁規諫耳難乃目翻唐儉言辭辯捷善和

解人事朕三十年遂無言及於獻替帝未起兵時儉在晉陽雅與帝游

楊師道性行純和自無愆違而情實怯懦緩急不可

得力岑文本性質敦厚文章華贍而持論恆據經遠

自當不負於物劉洎性最堅貞有利益然其意尚然

諾私於朋友馬周見事敏速性甚貞正論量人物直

道而言朕比任使多能稱意行下子孟翻贍而豔翻恆戶登
翻論盧昆翻量音良比毗至

翻稱尺褚遂良學問稍長性亦堅正每寫忠誠親附

於朕譬如飛鳥依人人自憐之 甲子上還京師

丁卯以散騎常侍劉洎為侍中散悉宜翻
騎奇寄翻行中書侍郎

岑文本為中書令太子左庶子中書侍郎馬周守中

書令文本既拜還家有憂色母問其故文本曰非勳

非舊濫荷寵榮位高責重所以憂懼親賓有來賀者

文本曰今受弔不受賀也文本弟文昭為校書郎喜

賓客荷下可翻唐校書郎正九品上掌
雖校典籍屬祕書省喜許記翻上聞之不悅嘗從容

謂文本曰卿弟過爾交結恐為卿累從千容翻
累力瑞翻朕欲出

為外官何如文本泣曰臣弟少孤老母特所鍾愛未

嘗信宿離左右少詩照翻離力智翻今若出外母必愁悴悴秦醉翻儻

無此弟亦無老母矣因歔歔嗚咽歲音虛歔音希又許既翻上愍其

意而止惟召文昭嚴戒之亦卒無過卒子恤翻九月以

諫議大夫褚遂良為黃門侍郎參預朝政黃門侍郎即門下侍郎正

四品上掌貳侍中之職凡政之弛張事之與奪皆參預焉朝直遙翻下同焉耆貳於西突厥西

突厥大臣屈利啜為其弟娶焉耆王女啜陟劣翻為于偽翻由是

朝貢多闕安西都護郭孝恪請討之按唐六典永徽中始置安南安西大都護

又按舊書郭孝恪傳貞觀十六年行安西都護西州刺史蓋滅高昌後便置安西都護而加大字則在永徽中也安西都護府時治西州

西至焉耆七百一十里 詔以孝恪為西州道行軍總管帥步騎三

千出銀山道以擊之帥讀曰率騎奇寄翻會焉耆王弟頡鼻兄弟

三人至西州孝恪以頡鼻弟栗婆準為鄉導鄉讀曰嚮焉

耆城四面皆水恃險而不設備孝恪倍道兼行夜至

城下命將士浮水而度將帥亮翻比曉登城執其王突騎

支比必寐翻舊唐書作龍突騎支騎奇寄翻下同獲首虜七千級留粟婆準攝國

事而還還從官翻又如字孝恪去三日屈利啜引兵救焉耆不

及執粟婆準以勁騎五千追孝恪至銀山孝恪還擊

破之追奔數十里辛卯上謂侍臣曰孝恪近奏稱八

月十一日往擊焉耆二十日應至必以二十二日破

之朕計其道里使者今日至矣使疏吏翻下同言未畢驛騎

至西突厥處那啜使其吐屯攝焉耆遣使入貢上數

之曰我發兵擊得焉耆汝何人而據之吐屯懼返其

國焉耆立粟婆準從父兄薛婆阿那支為王仍附於

處那啜處那啜蓋亦西突厥之部落酋長數所具翻從才用翻乙未鴻臚奏高麗

莫離支貢白金臚陵如翻褚遂良曰莫離支弒其君九夷

所不容後漢書東方有九夷曰吠夷干夷方夷黃夷白夷赤夷玄夷風夷陽夷白虎通夷者蹲也言無禮儀或云夷者抵也言仁

而好生抵地而出故天性柔順易以道禦今將討之而納其金此郃鼎之類也

春秋桓公取郃大鼎于宋納于太廟非禮也郃古到翻臣謂不可受上從之上謂高

麗使者曰汝曹皆事高武有官爵莫離支弒逆汝曹

不能復讎今更爲之遊說以欺大國罪孰大焉悉以

屬大理爲于偽翻屬之欲翻冬十月辛丑朔日有食之甲寅

車駕行幸洛陽以房玄齡留守京師守手又翻右衛大將

軍工部尚書李大亮副之郭孝恪鑠焉耆王突騎

支及其妻子詣行在勅宥之丁巳上謂太子曰焉耆

王不求賢輔不用忠謀自取滅亡係頸束手漂搖萬

里人以此思懼則懼可知矣己巳畋于澠池之天池

澠池縣漢晉屬弘農郡後魏置澠池郡後周置河南郡大象中廢郡以縣屬洛州唐屬穀州酈道元曰熊耳山際有池池水東南流水側

有一池世謂之澠池澠彌兗翻十一月壬申至洛陽前宜州刺史鄭元

璿已致仕上以其嘗從隋煬帝伐高麗鄭元璿仕隋爲右武侯將軍從

伐高麗磚
殊玉翻

召詣行在問之對曰遼東道遠糧運艱阻東

夷善守城攻之不可猝下上曰今日非隋之比公但

聽之

帝所謂恃國家之大甲兵之強算略之足以取勝欲見威於敵者也

張儉等值遼水漲久

不得濟上以為畏懦召儉詣洛陽至具陳山川險易

水草美惡

懦乃臥翻又奴亂翻易以歧翻

上悅上聞洛州刺史程名振

善用兵召問方略嘉其才敏勞勉之曰

洛音名勞力到翻

卿有

將相之器

將即亮翻相息亮翻

朕方將任使名振失不拜謝上試

責怒以觀其所為曰山東鄙夫得一刺史以為富貴

極邪敢於天子之側言語麤疎又復不拜

復扶又翻

名振

謝曰疎野之臣未嘗親奉聖問適方心思所對故忘

拜耳舉止自若應對愈明辯上乃歎曰房玄齡處朕

左右二十餘年每見朕譴責餘人顏色無主

此玄齡所以為忠謹

也處昌呂翻

名振平生未嘗見朕朕一日責之曾無震懾

資治通鑑

卷一百九十七

唐紀

太宗文武皇帝

十六

中華書局聚

辭理不失真奇士也即日拜右驍衛將軍懾之涉翻甲

午以刑部尚書張亮為平壤道行軍大總管帥江淮

嶺峽兵四萬破中諸州夔破歸是也帥讀曰率下同長安洛陽募士三千戰

艦五百艘自萊州泛海趨平壤艦戶黯翻艘蘇遭翻趨七諭翻又以太

子詹事左衛率李世勣為遼東道行軍大總管帥步

騎六萬及蘭河二州降胡趣遼東率所律翻騎奇寄翻降戶江翻趣與趨同音七

翻喻兩軍合勢並進庚子諸軍大集於幽州遣行軍總

管姜行本少府少監丘行淹先督眾工造梯衝於安

蘿山時遠近勇士應募及獻攻城器械者不可勝數

上皆親加損益取其便易勝音升易以歧翻又手詔諭天下以

高麗蓋蘇文弑主虐民情何可忍今欲巡幸幽薊問

罪遼碣碣其謁翻所過營頓無為勞費且言昔隋煬帝殘

暴其下高麗王仁愛其民以思亂之軍擊安和之眾

故不能成功今略言必勝之道有五一日以大擊小

二日以順討逆三日以治乘亂治直吏翻四日以逸待勞

五日以悅當怨何憂不克布告元元勿為疑懼太宗以高宗

麗為必可克而卒不克所謂常勝之家難與慮敵也於是凡頓舍供費之具減者太

半十一月辛丑武陽懿公李大亮卒於長安卒子恤翻遺

表請罷高麗之師家餘米五斛布三十匹親戚早孤

為大亮所養喪之如父者十有五人喪息郎翻壬寅故

太子承乾卒於黔州上為之廢朝卒子恤翻為于偽翻葬以國公

禮甲寅詔諸軍及新羅百濟奚契丹分道擊高麗

初上遣突厥俟利苾可汗北度河見上卷十五年薛延陀

真珠可汗恐其部落翻動意甚惡之夷狄畏服大種其天性也俟利苾承祖父

之餘威依中國之大援還土部落薛延陀雖據漠北突厥之種類與鐵勒諸部舊屬突厥聞俟利苾之來恐翻而從之故甚惡焉惡烏路

翻豫蓄輕騎於漠北欲擊之上遣使戒勅無得相攻

騎奇寄翻
使疏吏翻

真珠可汗對曰至尊有命安敢不從然突厥

翻覆難期當其未破之時歲犯中國殺人以千萬計

臣以為至尊克之當翦為奴婢以賜中國之人乃反

養之如子其恩德至矣而結社率竟反

見一百九十五年卷十三

此屬獸心安可以人理待也臣荷恩深厚請為至尊誅

之自是數相攻

荷下可翻為于
偽翻數所角翻

俟利苾之北度也有眾

十萬勝兵四萬人

勝音升

俟利苾不能撫御眾不愜服

戊午悉棄俟利苾南度河請處於勝夏之間上許之

羣臣皆以為陛下方遠征遼左而置突厥於河南距

京師不遠

勝州去京師一千八百二十里夏州去京師一千一百一十里處昌呂翻夏戶雅翻

豈得不為

後慮願留鎮洛陽遣諸將東征上曰夷狄亦人耳其

情與中夏不殊

將即亮翻
夏戶雅翻

人主患德澤不加不必猜忌

異類蓋德澤洽則四夷可使如一家猜忌多則骨肉

不免為讎敵煬帝無道失人已久遼東之役人皆斷

手足以避征役斷丁管翻立感以運卒反於黎陽見一百八十一卷隋

業九年大非戎狄為患也朕今征高麗皆取願行者募

十得百募百得千其不得從軍者皆憤歎鬱邑豈比

隋之行怨民哉行怨民語法本之晁錯突厥貧弱吾收而養之計

其感恩入於骨髓豈肯為患且彼與薛延陀嗜欲略

同彼不北走薛延陀而南歸我其情可見矣顧謂褚

遂良曰爾知起居為我志之走音奏為于偽翻自今十五年保

無突厥之患俟利茲既失眾輕騎入朝騎奇寄翻朝直遙翻上以

為右武衛將軍

十九年春正月韋挺坐不先行視漕渠運米六百餘

艘至盧思臺側據舊書盧思臺去幽州八百里此漕渠蓋卽曹

遭翻淺塞不能進塞悉則翻械送洛陽丁酉除名以將作

少監李道裕代之崔仁師亦坐免官 滄州刺史席

辯坐贓汚二月庚子詔朝集使臨觀而戮之朝直遙翻使疏吏翻

庚戌上自將諸軍發洛陽以特進蕭瑀為洛陽宮

留守將即亮翻守手又翻乙卯詔朕發定州後宜令皇太子監國

開府儀同三司致仕尉遲敬德上言陛下親征遼東

太子在定州長安洛陽心腹空虛恐有立感之變且

邊隅小夷不足以勤萬乘監工銜翻尉紆勿翻上時掌翻乘繩證翻願遣偏師

征之指期可殄上不從以敬德為左一馬軍總管使

從行 丁巳詔諡殷太師比干曰忠烈所司封其墓

春秋祠以少牢給隨近五戶供灑掃少詩照翻灑所賣翻掃素報翻又並上聲

上之發京師也命房玄齡得以便宜從事不復奏請

復扶又翻或詣留臺稱有密玄齡問密謀所在對曰公則

是也玄齡驛送行在上聞留守有表送告密人上怒

使人持長刀於前而後見之問告者為誰曰房玄齡

上曰果然叱令腰斬璽書讓玄齡以不能自信璽書氏翻

更有如是者可專決之癸亥上至鄴自為文祭魏太

祖魏太祖葬鄴城西鄴縣本相州治所後周大象二年隋文帝輔政尉遲迥起兵於鄴兵敗鄴城破文帝令焚鄴城徙其居人南遷四

十五里以安陽城為相州治所煬帝復於鄴故都大慈寺置鄴縣貞觀八年始築今治所小城曰臨危制變料

敵設奇一將之智有餘萬乘之才不足將即亮翻乘繩證翻是月

李世勣軍至幽州洛陽至幽州一千六百里三月丁丑車駕至定州

洛陽至定州一千二百里丁亥上謂侍臣曰遼東本中國之地隋氏

四出師而不能得隋文帝開皇十八年伐高麗煬帝大業八年九年十年三伐高麗朕今東

征欲為中國報子弟之讎言中國之人其父兄死於高麗今伐之是為其子弟報父兄之讎為

于偽高麗雪君父之恥耳言蓋蘇文弑其主而其臣子不能討恥莫大焉今討其罪是為高麗

雪且方隅大定惟此未平故及朕之未老用士大夫

餘力以取之朕自發洛陽唯噉肉飯噉徒濫翻又徒覽翻雖春蔬

亦不之進懼其煩擾故也上見病卒召至御榻前存

慰付州縣療之士卒莫不感悅有不預征名謂不預東征之名籍

者自願以私裝從軍動以千計皆曰不求縣官勳賞

惟願效死遼東上不許上將發太子悲泣數日上曰

今留汝鎮守輔以俊賢欲使天下識汝風采夫為國

之要在於進賢退不肖賞善罰惡至公無私汝當努

力行此悲泣何為命開府儀同三司高士廉攝太子

太傅與劉洎馬周少詹事張行成詹事秦官自漢以來掌東宮內外眾務員一人

後魏置二人分左右尋復置一人至唐又置少詹事一人正四品上洎其冀翻右庶子高季輔同掌

機務輔太子長孫無忌岑文本與吏部尚書楊師道

從行壬辰車駕發定州親佩弓矢手結雨衣於鞍後

命長孫無忌攝侍中楊師道攝中書令李世勣軍發

柳城柳城縣營州治所多張形勢若出懷遠鎮者營州有懷遠守捉城而潛

師北趣甬道出高麗不意夏四月戊戌朔世勳自通

定濟遼水通定鎮在遼水西隋大業八年伐遼所置甬道隋起浮橋度遼水所築越七喻翻甬余隴翻至玄

菟陳壽曰漢武帝開玄菟郡治沃沮後為夷貊所侵徙郡句驪縣西北有遼山遼水所出高麗大駭城邑

皆閉門自守壬寅遼東道副大總管江夏王道宗將

兵數千至新城夏戶雅翻將卽亮翻下同考異曰唐祿張儉懼敵不敢深入江夏王道宗固請將百騎規賊

帝許之因問往返幾日對曰往十日周覽十日返十日總經一月望謁陛下遂秣馬東兵經歷險阻直登遼東城南觀其地形險易安營

置陳之所及還賊已引兵斷其歸路道宗擊之盡殪斬關而出如期謁見帝歎曰賁育之勇何以過此賜金五十斤絹千匹今從實錄

折衝都尉曹三良引十餘騎直壓城門城中驚擾無

敢出者騎奇寄翻營州都督張儉將胡兵為前鋒進渡遼

水趨建安城自遼東城西行三百里至建安城漢平郭縣地越七喻翻破高麗兵斬首

數千級太子引高士廉同榻視事又令更為士廉

設案士廉固辭丁未車駕發幽州上悉以軍中資

糧器械簿書委岑文本文本夙夜勤力躬自料配籌

筆不去手筆所以計算精神耗竭言辭舉措頗異平日

上見而憂之謂左右曰文本與我同行恐不與我同

返是日遇暴疾而薨其夕上聞嚴鼓聲晉灼曰嚴鼓疾擊之鼓司馬法

曰昏鼓四通為大鼙曰文本殞沒所不忍聞命撤之時右庶子許

敬宗在定州與高士廉等同知機要文本薨上召敬

宗以本官檢校中書侍郎 壬子李世勣江夏王道

宗攻高麗蓋牟城蓋牟城在遼東城東北唐取之以其地為蓋州大元遼陽府路有蓋州遼海軍節度

領建安湯地熊岳秀岩四縣丁巳車駕至北平此古北平也舊志平州隋為北平郡癸亥李

世勣等拔蓋牟城獲二萬餘口糧十餘萬石張亮帥

舟師自東萊渡海襲卑沙城帥讀曰率其城四面懸絕惟

西門可上上時掌翻程名振引兵夜至副總管王大度先

登五月己巳拔之獲男女八千口分遣總管丘孝忠

等曜兵於鴨綠水杜佑曰鴨綠水在平壤城西北四百五十里源出靺鞨長白山漢書謂之馬訾水今謂之

混同江李心傳曰鴨綠水發源契丹東北長白山鴨綠水之源蓋古肅慎氏之地今女真居之

東城下庚午車駕至遼澤泥淖二百餘里淖奴教翻人馬

不可通將作大匠閻立德布土作橋軍不留行壬申

度澤東乙亥高麗步騎四萬救遼東江夏王道宗將

四千騎逆擊之騎奇寄翻下同將即亮翻下同軍中皆以為眾寡懸絕

不若深溝高壘以俟車駕之至道宗曰賊恃眾有輕

我心遠來疲頓擊之必敗且吾屬為前軍當清道以

待乘輿乃更以賊遺君父乎不以賊遺君父漢耿弇之言乘繩證翻遺于季翻李

世勣以為然果毅都尉馬文舉曰不遇勅敵何以顯

壯士策馬趨敵所向皆靡勅渠京翻趨七喻翻眾心稍安既合戰

行軍總管張君义退走唐兵不利道宗收散卒登高

而望見高麗陳亂陳讀日陣與驍騎數十衝之驍堅亮翻左右

出入李世勣引兵助之高麗大敗斬首千餘級丁丑

車駕度遼水撤橋以堅士卒之心軍於馬首山勞賜

江夏王道宗超拜馬文舉中郎將斬張君义有功必賞退懦必誅

則將士知所懲勸矣勞力到翻

上自將數百騎至遼東城下見士卒負

土填塹

塹七豔翻

上分其尤重者於馬上持之從官爭負

土致城下

從才用翻

李世勣攻遼東城晝夜不息旬有二

日上引精兵會之圍其城數百重

重直龍翻

鼓譟聲震天

地甲申南風急上遣銳卒登衝竿之末爇其西南樓

爇如劣翻

火延燒城中因麾將士登城高麗力戰不能敵

遂克之所殺萬餘人得勝兵萬餘人男女四萬口

勝音

升以其城為遼州

今大元遼陽府

乙未進軍白巖城丙申右

衛大將軍李思摩中弩矢上親為之吮血將士聞之

莫不感動

中竹仲翻為于偽翻

烏骨城遣兵萬餘為白巖聲援

登自

州東北海行至烏湖島又行五百里東傍海墻過青泥浦桃花浦杏人浦石人汪囊馳灣乃至烏骨江

將軍契苾何

力以勁騎八百擊之契欺訖翻何力挺身陷陳槩中其

腰陳讀曰陣中竹仲翻尚輦奉御薛萬備單騎往救之拔何力於

萬衆之中而還還從宜翻又如字何力氣益憤束瘡而戰從騎

奮擊從才用翻遂破高麗兵追奔數十里斬首千餘級會

暝而罷莫定翻萬備萬徹之弟也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九十七